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Z121.5
CH1
58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八册

Z121.5
CH1
5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浙江大学

ZJU001016166

管子

舊題管　仲撰〔唐〕房玄齡注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管子卷一

臣 王杰 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目錄

卷一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卷二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卷三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卷四

五輔第十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卷五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卷六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卷七
大匡第十八
卷八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卷九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卷十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卷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卷十二

修靡第三十五
卷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卷十五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修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内十篇闕

臣等謹案管子二十四卷舊本題管仲撰晁公武讀書志曰其書載管子將没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葉適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于仲之本書其他姑無論即仲卒于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矣書中稱經言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内言者九篇稱短語者十八篇稱區言者五篇稱雜篇者十三篇稱管子解者五篇稱管子輕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為手撰孰為記其緒言如語稱之類孰為述其逸事如家傳之類孰為推其義旨如箋疏之類當時必有分別觀其五篇明題管子解者可以類推必由後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竇耳

劉向所校本八十六篇至宋已亡十篇明人所刊往往顛倒其篇次如以牧民解附牧民篇下形勢解附形勢篇下之類不一而足彌為竄亂失眞此本為萬歷壬午趙用賢所刊稱由宋本翻雕前有紹興己未張嵲跋云舛脫甚衆頗為是正用賢序又云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則屢經點竄已非劉向所校之舊然終愈于他氏所妄更者在近代猶善本也舊有房玄齡註晁公武以為尹知章所託然考唐藝文志玄齡註管子不著録而所載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則知章本未託名殆後人以知章人微玄齡名重改題之以炫俗其文淺陋頗不足採以古來無他注本明劉績所補注亦僅小有糾正未足相代故仍舊本録之焉乾隆四十一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管子原序

序曰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專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亡護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譏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于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為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譎夫桓之為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為譎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

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不存桓之早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早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狄之功皆遠略也儒譏霸朝信刑賞豈王者詆民哉霸嚴政令豈王者怠忽哉霸鄉方略豈王者不先謀哉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不足哉亦時夷狄內聘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奈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此其據也時大宋甲申秋九月二十三日楊忱撰

管子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頴上人也名夷吾字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

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為管仲城穀以為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録上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複多糾錯乃為正其脱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為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為之佐自周之興去隆古汔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綱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啓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祉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獸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令攷其説所謂參國為三軍者即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

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籍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鉞鐵亦國府之舊章也他如五勢三準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燦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為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

法意也夫白及捍胃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榷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覇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

隨時降王覇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覇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嘗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為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覇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為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礉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齊鞅於仲也余恐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

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㠯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為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萬歷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管子卷一

唐　房玄齡　註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士經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也四維不張國乃滅傾覆也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無曠則民乃管管當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而威令行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不悟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 頌容也謂陳述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

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 自進謂不由薦舉也 廉不蔽惡 隱蔽其惡非貞廉也 恥不從枉 詭隨邪枉無羞之人 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 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謂之憂勞下三順皆然 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服其心 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 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

右四順 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 涸竭也 藏於不竭之府

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 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 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 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 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 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 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危矣哉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

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 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 言有家之親斥以為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三事同此

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 一親也 以鄉為鄉 二親也 以國為國 三親也 以天下為天下 四親也 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 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同 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 五親也 如月如日唯君之節 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攸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 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 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 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 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其從之若由門矣 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 君將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 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 一法也 毋敵汝惡毋異汝度 汝君也 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 二法也言室事而堂從其露令滿取見不隱也 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 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 三法也 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 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 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 四法也 緩者後於事宏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五法也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

自天地以及萬物闢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 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祈羊玉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 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古今一也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 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 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 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 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忘卑卑可移

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此皆有理在焉 衛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行也 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 鴻鵠鋒鋒唯民歌之感德化也 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故化文王 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賓敬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 犧牷圭璧主功有素實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諸侯不敢犯賓玉幣帛何所為乎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

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得應之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贅惡也惡食之人憂嬾致瘠故不能肥體有無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贅惡也惡食之人憂嬾致瘠故不能肥體有無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為疑動言必得諾如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 小謹者不大立贅食事衆必比之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召也 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見之故曰遠見 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裁斷也能斷大事衆必比之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裁斷也能斷大事衆必比之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召也 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見之故曰遠見 裁大者衆之所比

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慢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危人必哀之也）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

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

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猶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喻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故有近親造怨也）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猶也言烏鳥之性多猶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不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

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必無終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壅閼）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於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臣有忠言不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而求其所不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為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防閑其姦偽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

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上下相疾也）則上下相疾（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不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蠶織此之不為甄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淩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閒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詐也）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

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為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之費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枯悴故曰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祿賞民輕其祿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

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 三謂三本也 謂治亂法各有三也 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 四謂四固 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 五謂五事 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 自三本已上總其目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 疏遠無敝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 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 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産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産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菜蓏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菜蓏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筦鍵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視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也）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圖屬（圖屬謀之也）羣徒（衆作役也）不順於上（順於上謂不從命也）及作業（作業謂造事也）者閭有司見之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等級）使能不蔑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入籍者入取藉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

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布然後可以

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秏扶門反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鈞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轂禄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禄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大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褐采百

工商賈不得服長鬢求圖貌刑餘戮民不敢服純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必偃雖有險阻不能守矣 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徐偃弱而行仁宋襄是也 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之說勝則王滌自奉千金何庚日食一萬古也 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 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已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 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 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 君既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心也 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 君之好惡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為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 君能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畢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 被合也謂俗與憲合 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立國大數 陰陽爵位 士農工商聖人務市事 地里失時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 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 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

也（市所以平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均平和調則地利盛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盛）幾於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事治則治矣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

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

右務市事（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知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貨賤則事不成故傷貨侈則貨賤貨賤則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傷貨貨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傷貨貨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傷貨貨賤則事不成故

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楛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鑊纏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軒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斟一本作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闕市之賦命出闕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不大旱十二仞見水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績繼也預貯水也五尺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之二十仞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四五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

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九仞則屈每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績曰言地高則難灌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澇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

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

馬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若此者猶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

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有智者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為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智之人盡曉知之然後可以教人也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歲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為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故名為聖人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已尚不足何名為聖人是故有事則用用謂人也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

居也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則類善也閉其之也右聖人按此釋上分力自善上為一下為二下之效上必倍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為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今日不為明日忘貨言不為則失時不還來也

右失時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按此釋上均地

管子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管子卷二至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管子卷二

唐 房玄齡 註

七法第六 謂則象法化法塞心術計數決 經言六

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退之而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雖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明於為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兵雖能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

分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之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禹亦嚻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為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草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也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為政者所以決斷而窒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

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鈞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擔舉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脛非所續也斷鳧脛非所斷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為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搽輮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驅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逾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知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驅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損敗於物也人常欲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重民謂務農者為盜破產

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厲奮也）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爲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實罰不濫則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競而爲之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老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重寶而全命則當棄是令貴於寶（下皆隱實言虛則是國情不竭于上）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故棄親者身之存亡社稷者親而存社稷（社稷者君所以服海内必不可分威也）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故棄所愛而存其法（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内必不可分威也）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得已寧散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達於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峻其隄防也）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閑皂堅其羈絆）其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不失其宜樵蘇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養之用之三者各得宜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故不怨）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息其貪也）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實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競而爲之）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右四傷百匿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器用者也）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令也）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偏知天下而偏知天下無敵（偏知天下謂偏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内而動外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

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財貨）不能盖天下則無以正天下也財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而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盖天下而工與器不能盖）則無以正天下餘皆倣此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教盖天下而習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而不偏知天下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而不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雙廢而天下莫敢窺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王者當樂推之運應天人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無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其精練）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謂興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曰觀多桓公救

那邊衛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為勸）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壙地利（壙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陂澤所以營作而興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已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故加兵未可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可約士約誓不明于敵人之將不

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先知之）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怠上而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偷生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故能不遠道里（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為遠）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為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也）金城之守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譎誑之言雕俗謂浮偽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絶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恃之權與謂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

凡將立事（立事謂經國之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植必令得其正）風雨無違君道不虧則風雨無違也）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少也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

置不能圖衆人難犯故必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有初鮮克有終故須觀之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知用馱猶鬬其所以將何為也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以顯之也慶勸之人之有功則富貴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爵貴以休之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上之敦敬有功名之士必爵祿順而與之所以教之急也如此則民鄉風而從化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得利衆自厲而勝任取人以已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富已才略能用彼不質謂準的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事不違質然後為善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嗇於用財不以實賜則立功之士懈怠敵人來侵其費更多嗇惓用力苦則勞民民不足則令不足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行故辱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為叛已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有過終不免赦殺傺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怠倦不勤則困苦以辱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傺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者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可動移者乃頓倚而邪則法亂而身危故可恐也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如此化出令綫往則民移法天合德天之資始無有私德象地無親地之資生無所親私參於日月日月無私燿也伍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在於廢私召遠在修近修近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端塞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管子卷三

唐　房玄齡　註

幼官第八　幼始也陳從始　輔官齊政之法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　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凶吉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暇故吉凶之驗不妄　五和時節　土生數五土氣和則君順時節而布政　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　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土雖均王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　治和氣　土主和故治和氣　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　中央井也　以倮獸之火慶　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　藏溫濡　藏謂包之在心君之所藏者溫和濡緩所以助土氣　行毆養　謂禽獸之屬能爲苗害者時毆逐之所以養嘉穀也　坦氣修通　坦平也平土政則其氣修通　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　凡土王之時所生之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循理之常則無殘盡於所賦之命也　尊賢授德則帝　帝者之臣其實師也故尊賢授德則可爲帝也　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　服行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　章明　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　生者安定之死者處置之斂葬其柩　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　有材者爵之有能者祿之　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　凡謂都數也付終謂財日月既終付之後人　明法審

凡數財署數謂國用之數使財者署名籍之本則財署知聚財備署知選衆使二分具本使上之備署財署分知其事各具其故曰殺僇以聚財或因亡國或因滅家莫不籍沒其財以聚財也勸勉以選衆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此立時之政管氏別五其圖謂之方圖而土位居中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乘之故也行秋政雷春陽秋陰陰乘陽故雷行夏政閹春既陽夏又陽陽氣猥并故掩閉也十二地氣發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于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齊獨行不及天下且經秦焚書或為煨燼無得而詳焉關之以待能者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同他皆倣此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則順時節布政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服青味酸聽角治燥氣春多風而旱故治燥用八數八亦木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藏不忍行殿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所藏者不忍之理合聚於內出空於外強國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事變日至存如此則事變日至無寧居基漸此居於圖東方外夏行春政風宿多風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故凋落也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雹水寒所致行秋政水秋畢宿多霖雨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服赤味苦也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之成數也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也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所藏者省薄純素也行篤厚陽性寬和故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修理而長育也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畢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外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故卉木生葉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卉木更生華行冬政耗盛陰肅殺故虛耗也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

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井西方以介蟲之火羸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之火故曰介蟲之火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藏者恭敬也行搏銳兌以勁銳搏擊所以順殺氣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之異故須間之也修鄉閭之什伍叙氣方至可以出師征伐故修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其養勿通老少異糧故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周徧無得有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冬行秋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故雷也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也十二始寒盡刑十二中榆賜予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亦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太過則治陰用六數六亦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羸鱗獸東方青龍也用東方之火故曰鱗獸之火藏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於慈厚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冬物朴素行省薄純儉故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有內外之異故須間之也修鄉閭之什伍叙氣方至可以出師征伐故修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其養勿通老少異糧故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周徧無得有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冬行秋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故雷也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也十二始寒盡刑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亦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太過則治陰用六數六亦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羸鱗獸東方青龍也用東方之火故曰鱗獸之火藏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於慈厚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冬物朴素行省薄純儉故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羸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羸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為四時之末歲之將終也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無差故曰兩易也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惜也生既須養則物不可惜故曰解固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與之多少以總統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立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立帝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立帝有命之時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況多乎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百取一毋乏耕織之羸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分市賦百取二關賦一稱數偕同也稱斤兩也數多少也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獵祭魚然後修澤梁也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常所祭常所食各有時物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立官立官主禮天官也請四輔四輔即三公四輔也所以助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馬芳命官處謂處官也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芳命而流放馬芳命者謂穢亂教命若芳之穢苗

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四義者謂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三公之命尚上也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外則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習所受命於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謂承適重也適諸侯之世子也五年大夫請受變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為置廷館每來於此以安之也入共受命焉入共國所因以受命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官與之練習士卒則可以勝之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逆於理可以得勝之修不得勝也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幾行義勝之庶幾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妄可計出無方者勝幾行義勝之庶幾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妄可以得勝事察伐勝之伐功行實之事必察有功無功者妄受可以得勝不具可以得勝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象可原者勝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能獨威者勝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先審定者勝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審定者勝定制祿勝制祿亦與有功能審定者勝也定聞知勝聞知敵謀能審定者勝定閒知勝閒知敵謀能審定者勝也定死生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同能審定者勝也定綸理勝經綸之理能審定者勝也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審定者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誠則敵不敢校也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實士則死節不求苟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意則士樂為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質之物因方之有則器械備具也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備之則所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為之本則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備具無有常者所以應敵無方聽於鈐故能聞未極鈐深遠也所聽在於深遠故能聞於極理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者在新故見未形也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浚者所思在深故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舉可驚故敵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舉動昌盛故敵懼而輸寶也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

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常堅實不復衰故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守故欲往則至不懌道里之遠也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號令審慈教命施行則赴湯火而不顧豈險難於山河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時雨歡我如枹蘭誰能敵之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豈顧後而相待乎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權謀明略必能勝敵則慈仁者猶致勇奮況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者習而成智況不愚乎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數也動慎十號兵既數動必慎十號九章等此有數在他篇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軍之計謀亦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為軍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其所用也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圖之副也旗物尚青木用事故尚青兵尚矛象春物之芒銳刑則交寒害鈇其行刑殺則於初旦夜盡之交其時尚寒主春人不得已而行故離害而鈇禁鈇或為鈸刑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不能圍守也經不知經法也用兵之法敵不能知也教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能著著猶明著發不意其所舉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知不著不意也障塞命施行則赴之遠也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而防守者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窮盜者起詭禁所以禁詭常也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必然怒故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此東圖之副也旗物尚赤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象夏物之森聳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郊然燒而交也必明其一一謂號令不二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其唯不戰乎其次一戰而號令一其次善者雖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可以大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所以勝皆大義故成大勝也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旗物尚白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劒象金性之利也刑則絡眛斷絕其用刑則繼盡之眛斷絕而殘之也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

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為其事偕習以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之副也旗物尚黑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署之於脅故曰脅盾刑則游分設男女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四面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仰灌流其用刑則游縱之所使仰藥死而既乃投之於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存則

幼官圖第九中方本圖東方副圖西方副圖北方本圖南方副圖北方本圖東方本圖南方副圖經言九

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之副也旗物尚黑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署之於脅故曰脅盾刑則游縱之所使仰藥死而既乃投之於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存則育男女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四面分設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罰人若尉紫之人比屋可誅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制如此則強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勝之心可以焚灼於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則人從也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為侯伯面各三千里四方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國君謂天下同盟諸侯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則四氣和可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而無難緩急之事皆已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緩急之危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

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為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備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禄勝定方用勝定倫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

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閽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

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畝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鈇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說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卩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卩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

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

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
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罷成於僇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
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
利周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劒刑則紹眛斷絶始乎無端卒乎無窮
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
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鄉兩者備施

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
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
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
二小榆賜予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
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
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
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
生理罷成於僇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
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
利周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劒刑則紹眛斷絶始乎無端卒乎無窮
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
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鄉兩者備施

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
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
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
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
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内之財物圖之所
有為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内諸
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
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内諸侯五
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

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罷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罷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 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外言一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欲小利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奸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飲食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菜饒省費用則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

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兌（小人競進故兌）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而無解舍下愈覆驁而不聽從（覆察也驁疑也上既賊苟而不舍故下伺察而懷疑驁勃吏反）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恩覆二俱不得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厚養其生也）發伏利（利人之事積久暗伏者發而用之）輸墝積（墝貯積也）修道途便關市（隱謂所置關市皆令要便也）慎將宿（將送貨財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曰輸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渚潘溢者疏決之令通）所以納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音翻潰泥滯（泥塗為滯者亦潰決之令通也）通鬱閉（鬱閉亦謂川瀆有遏塞者）慎津

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撙詘以辟刑僇（撙節也言自節而卑屈也）纖嗇省用以備饑饉（纖細也嗇悋也既細故財用省也）敦慭純固以備禍亂（慭厚也音莫江反）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

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音毋戾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比和也）為人夫者敦慤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身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淫巧以上誣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

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以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奸人止修饑饉救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也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方丈前則役民務農以勞矣而天下饑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不足玩好末作故備用不足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用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饑則女工傷而天下寒是故博帶梨帶以就狹也梨割也大袂列列大袂以從小文繡染文繡為純色刻鏤削刻鏤為純素雕琢采雕琢為純漫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非常而不征賦也市廛而不稅廛市中置物處但籍知其數不稅斂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管子卷三

管子卷四

唐 房玄齡 註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隱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 第一舉目 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 第二舉目 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 第三舉目 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 第四舉目 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 第五舉目 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 第六舉目 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 第七舉目 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 第八舉目 讒火懸反 充末衡易政利民 第九舉目 毋犯其凶毋遏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 第十舉目 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 第十一舉目 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 第十二舉目 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搏宅耕反 摘丁歷反 擣丁用反 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 第十三舉目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 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也 君出令佚故立于左 君但出令故曰佚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 臣任力勞故立于右 臣則任力故曰勞 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 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喻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 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 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 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 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各有任之而無妄也 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 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 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 民欲既異常隨其欲而教之也 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 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 流謂蕩散 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 臣離味百職曠故百姓不養也 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易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 准而後以為平也 准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為平也 鉤入枉而出直 工人用鉤則就枉取直也 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 言制以舉賢之

法用鉤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杜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難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七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桀紂以之亂湯武以之治故也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人之興善亦章明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主嚴剛圓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故有大小也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履小用小處因物施宜究窮也大軸用大處

法可得施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夫馬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無不適也適善備也僂也是以無乏僂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為善者輕順人君善既備順何所乏哉則求者無不善也故論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規矩也天清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清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無有崖畔君之恩法天之厚廣也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非之不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意在不測或苞藏禍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然必當陰備待之不可戒告於彼也即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恩而無遺失也減盡也溜發也言偏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盡善君教不偏減順圜圓之周無不備得也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大成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春采生秋采蔵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涅弋反涅厂反濡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舍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侹免侹取也辟之也猶夏之就清七性反冬之就温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夏不就温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不避亂世更招刑譴何榮之可得哉非為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而已夫強言以為僇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僇矣何功澤之加僇既刑僇既進傷為人君嚴之義臣進

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酷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因此轉更偷生也其為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遇害則君益其嚴酷臣亦偷生不利彌甚也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籍所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猶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牒以待清明俟亂世清明俟風雲以翼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啟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瑒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者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國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間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毒而無怒此言止怨速濟沒法也毒者陰為賊害從而怨之彼知其所以行毒怨恨績赴其行毒之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沒而不用令不為恕者所以止此怨速濟斷沒法也

不周密反傷其身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他計反被傷身也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至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然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規則問之賢若覺而卧若從晦而視明可以成大也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所有未暗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以審思庶有所不暗依賢以問之故其為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通暗循而用之其自發明也故曰若覺卧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教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教教在堯時雖凡下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庶朝讓德犀后書曰無若丹朱敖母訪于佞言母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母蓄于諂言母聽諂聽諂則欺上母育于凶言母聽讒聽讒則失士母使暴使暴則傷民母監于讒言母聽讒聽讒則失正也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譽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

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為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為飛准繩曲以為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為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苟遂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為傷聖人行權亦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為傷也）故聖人美而著之（美為飛之事著之簡筴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路必窮也）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平准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違變道必躓也）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理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權道謏火縣反速也）謏不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察謂之明（目之順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且得故謂之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愼所以易政也（聰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以禮樂告之）聽不順不審不聽不審不聽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讒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遷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羞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遷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醜主盛處賢而自予

雄也言君王豪盛處已以賢自許以為英雄于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揩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通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許之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事業及其名位宜得不多而殊乎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官主也于物而旁通方謂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於道也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察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此者唯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苞也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聖人由此知事之不可無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為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歲

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半見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舉天時不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為法也川瀆流而不盡瀆決混之流也薄承瀆而不滿泉逾而前輿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溪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雖承瀆而常不滿之流也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三者

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統紀而好終深而迹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椁椁當為擊擣擣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不泰應德而否猶鼓之合擊應擊而鳴者也至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應擊為擊象天地應德為否泰也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

惡則響惡亦況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稟也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稟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稟宙合有稟天地宙合之道以先天地行

稟也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大之至于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入地下包絡天地為一裹也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稟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其義不可妄傳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忽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忽怠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遺言之立名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應變而無主者也其用若樞故曰樞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斷云為莫大焉故謂之道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也日與心以生成為功而生成以氣為主此言氣者道之用也尤宜重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也

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用之而天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君者民之天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得也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貴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卑以輕忽三則重以輕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險阻修則寇盜息蓄藏積民無饑故為寶也聖智器也聖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費多而益少故為末用也先王重其寶

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于民無不足也霸主積于將戰士卒勇奮衰主積于貴人益驕其亡主積于婦女珠玉士速其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指也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加名于人者人亦加名于人者人與人之間也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賞與之國又不能為推讓每輒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之息佚伐鄭之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進退譽俱佚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

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者也出為之也先王有所出為必上得天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疎向背是其分別而可以鞭箠使也聽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為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不

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寘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巳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歛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而閘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慈戒之戒之徼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今既順欲獲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

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敖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穆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

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殫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取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之大罪也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而怨德生而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

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金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母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管子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管子卷 五至七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管子卷五

唐 房玄齡 註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閈不可以毋闔閭扉也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爲慤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爲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爲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奪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

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飢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田野之廣狹也）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産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反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産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産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襍文采（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迯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

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糴之或遠人來糴也）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七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七其一時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大凶也（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七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損瘠者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七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無事於舊稼七三之一也）稼七三之一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過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舩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魚鼈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力（天下所以存其生各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則從力生故用財不已則用力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爲盜飢則力屈故戰不勝）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

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莫敢矣故人莫不化上

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高無限高也閭閉不設出入毋

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

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姪放場圃接

都家子女婬非者易得交通樹木茂婬易爲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

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毋士舍

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

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

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

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

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

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

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

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

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日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

務盡力也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

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

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

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

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

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

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

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

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

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

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

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

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

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

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其國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以其國可知也敵國彊而數侵之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已以爲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已以爲彊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賈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迋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囷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君壹置其儀

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爲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贊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贊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爲之故曰贊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已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從謂邪行以趣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博學而不聽令各人之雄也萬人亦有億萬之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人之和同以聽令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之心亡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

一國咸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爲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爲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葦蓄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已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務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於私王官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爲私行所以禁之也敬治事則不以官爲主邀虛譽也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已賜臣或下交於人特以爲已之恩賜舉人則以爲已勞爲國舉賢特之以爲已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共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廢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篤飾成重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謂位也臣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杜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各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山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爲民者

聖王之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言議每輒爲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禁之也壺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每以壺飡濟士以爲亡去之資若趙孟之爲又修營田業以爲亡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所備預則私養其生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夫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爲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君不測也達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達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倚類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其行以避倚所以避迎逢迎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避倚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挺出而止矣能如上事則止而循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絶邪辟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

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故留之）不行令者死（增益令者故無赦）故令者所以令人也（令所以使人從己）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赦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不明之君雖日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爲（令出雖自上而論可否宜乎）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恣於已以爲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爲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下彊則上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不聽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分也）分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不罪人爲邪途上教之然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故令一出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爲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七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令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屏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七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謂之逆（稱驕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致之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屏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七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無分役相驕故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爲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爲死節也）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詔事便辟以得貴富）爲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爲榮華而相驕故以爲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貴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受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居大也）不以毋實虛受者

有功勞而後受祿 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欲也）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制也）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適也）毋踰等之服（禮而度也）謹於鄉里之行（信而悌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令也）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故也）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況兼有乎）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

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爲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於上）威則衰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必謙）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天子驕則諸侯緩怠必輕於治故民亂）緩怠者民亂於內諸侯失於外

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忘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減此三者縱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

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卷五

管子卷六

唐　房玄齡　註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不得法之宜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習於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雖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不先自行其法也）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若不危）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可而不爲殆（可爲而不爲後悔多生怨疾必生）幾而不審殆（幾事不審則害成）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已無所及）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審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策謀毋自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審之過）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而修德）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圄圉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難圖也）赦過不赦有善不遺厲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煩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

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罰已錯又移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爲貴也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而無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爲貴也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而無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爲貴也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而無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

畫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爲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倨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倨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也故久而不勝其福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赦者毋赦者小害而大利也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毋赦者小害而大利也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毋赦者小害而大利也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毋赦者小害而大利也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毋赦者小害而大利也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毋赦者小害而大利也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毋赦者小害而大利也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毋赦者小害而大利也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毋赦者小害而大利也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毋赦者小害而大利也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毋赦者小害而大利也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毋赦者小害而大利也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

但未切癌也睢之礦石也疾可瘳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重祿則可與圖難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有三侑侑寬也武毋一赦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爲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爲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

失而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閒游之日）財無砥滯（滯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子也（未布而爲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爲暴亂）曹竊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審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寡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衆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者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爲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

上有私憾妄以爭鈇有所誅戮也

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傷也必先令之失君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

人主失令而敵有所誅戮也

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九例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塞（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壅君事故也）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户也

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户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及故傷國一也）

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義則失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生而不正（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而浮誕則非要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詭怪故非正善也）故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一曰（管氏耦古言故曰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賢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故曰令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急於司命故急於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以富貧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使人以貴臣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

皆欲操此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令臣子得此六者是父君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敬矣主敬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敬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閒故曰瑕）牽瑕壅敬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

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行）

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謀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

其刑殺戮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興之理難明故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興不廢既不廢矣又欲廢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則貴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貴用也幸主之濱莫非人貲用也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為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之士不安道正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七之敵國既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情必為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為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象貲未分至一者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輕重之節失輕重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

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能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當若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員以勇矣員恃也恃其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鸛章則載食而駕鸛鸛也謂鸛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

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員以勇矣員恃也恃其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陸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山九曰舉鸛章則載食而駕鸛鸛也謂鸛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

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能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當若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員以勇矣員恃也恃其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鸛章則載食而駕鸛鸛也謂鸛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

分既定且寧則四分官以守之則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能知敵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似賊不節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見凌故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辭生故輕其產故曰早知敵

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縱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令之裝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

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飄風擊刺若雷電絶地不守拔拔恃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計教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能定則傷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一氣專定其氣專而故不疑也不匱士既厲械之利故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爲用既無疑匱匱竭也厲士利械則涉難而獨見與精勇俱見之故莫之能欽寶玉所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至能盡獲而不匱也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爲神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故敵不能傷也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已下管氏不言其數無得而知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遍服諸國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敵不設計變也乘之不以詭乘敵不以詭計勝之不以詐勝敵不以詐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十號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守其一

彼不能知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之卒至皆以一爲本故能終致此道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適者則教練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服宣能用之哉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敵敵則反侵故窮也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故困也達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達用反顧之故也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爲神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迷而失道故爲敵所傷也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

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畏慢常馬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無形無為馬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觀無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詰者道之謂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管子卷六

管子卷七

唐 房玄齡 註

大匡第十八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為之傅也不肖而賤故難為之傅也賤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困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疾免也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何不免之有乎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鳥之有足也去一馬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

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糾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迕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糾今而奪焉我當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糾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而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竪曼曰竪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無盡言而諫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

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特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辱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辱愚之生於不識其類故曰辱生無醜醜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磬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殺公子糾（劫謂桓公興兵脅之）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於小白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尚不死）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苫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殺公子糾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其故圖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

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生臣矣死者成行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名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名忽能霸諸侯之生不成九合之功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殺之此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名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懼乎名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辱有所定也辱待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為生臣矣死者成行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也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名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名忽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管仲之生不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名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則國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直不有馬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及獨能圖我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摻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乃命車駕鮑子糾子

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人自強（人厚兵而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

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命故趨立相位）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而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

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勤者唯勇則輕敵故為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為人所怨）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為不義故義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鬬市之征修之（修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令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剌褰領而劘頸者不絕（褰謂掣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謂完齊等）同甲十萬（同甲謂完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劒今而帶劒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於是

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劒曹劌亦懷劒踐壇莊公抽劒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劒將揕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劒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追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靜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丘是矣桓公且封之隰朋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士理則然矣不當實胥無

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富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三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當慰問之（臣有病者君親附）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可令諸侯）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往重報所以服小侯游）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所以附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自謂）齊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成俗）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廉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也魯邑之教好遍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遍遍近也）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

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蒙孫於三國所以附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自謂）齊以天子之故敬天之

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遇山戎（斬其君）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以聞齊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無勞者不得專予祿）毋專予祿（於國）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可以加政矣管仲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無一尚可誅況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誅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貲賄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察知其壞墝而稅之）二歲而稅一（率一歲而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弛飢而稅不飢者可以加刑罰）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賦官也）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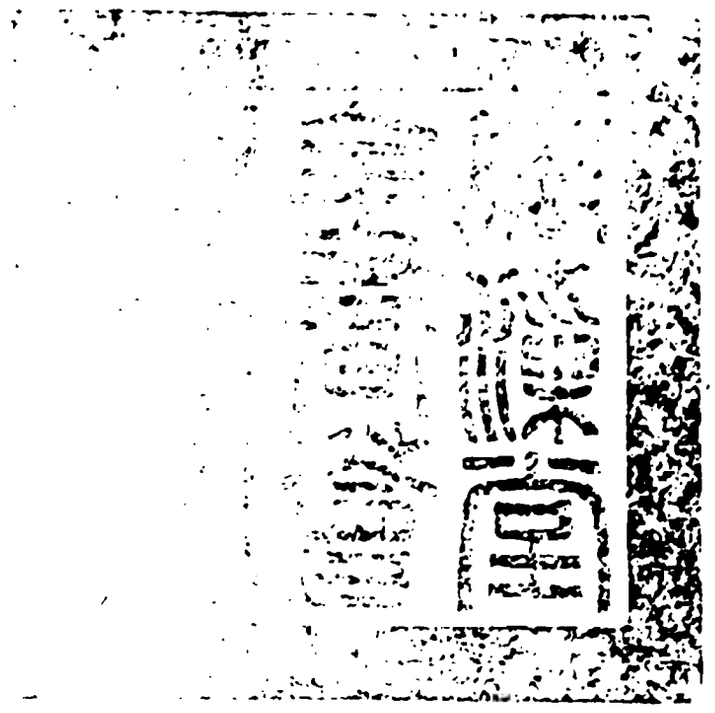
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令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以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費義數而不當（費義謂供客之禮從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有罪（義）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因（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因其吏鞫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因（出謂欲適他國）賢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因凡縣（定罪罰者賢得其罪）三大夫既已選舉（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然免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從政治為次（所進大夫從政理者次上成功也）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驕（既訟而驕）行此三者為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惰（勤而不惰）敬老而譬富（敬老近於親譬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敬老與賢（敬老近於親敬賢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全此三者故為上）得二為次（得二三之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畢）敬貌）敬老與賢（敬老近於親敬賢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敬老與賢（敬老近於親敬賢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白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費義數而不當（費義謂供客之禮從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因（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因其吏鞫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因（出謂欲適他國）賢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因凡縣（定罪罰者賢得其罪）三大夫既已選舉（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與舉言上而見之於君（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賢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賢人之（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不華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全此三者故為上）得二為次（得二三之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畢）敬貌）敬老與賢（敬老近於親敬賢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敬老與賢（敬老近於親敬賢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賢得其罪）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與舉言上而見之於君（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賢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賢人之（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不華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全此三者故為上）得二為次（得二三之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畢）敬貌）敬老與賢（敬老近於親敬賢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敬老與賢（敬老近於親敬賢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賢得其罪）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與舉言上而見之於君（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工

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進（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進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君謂國子凡賢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賢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賢而資賤也）上與君俱（君賢而臣賤也）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令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興禮義今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祿可無欽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欽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謹案卷五第十頁前七行泰誓曰刊本泰訛泰今改

卷六第十六頁後七行俓乎不知按此即卷三所云經不知者註家于彼處云經法也用兵之法此又云俓卒然直指適文生訓必有一誤

卷七第十四頁前二行甲三千刊本三訛五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　椿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管子卷八

唐 房玄齡 註

中匡第十九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為賢當以供賓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乎

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出必為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污名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播壤生粟則木可以為貨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有財則有失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故不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公曰民辨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脇盾一戟脇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

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大夫家安則大臣盡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士致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可以危救敵之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湯放桀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

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絶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寛而不凌不虐也凌慢也獨煢煢獨謂嫌獨濁塞不潔清者也困滯疲羸微隱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為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内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饑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寛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如也秉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殉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盍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

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狗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狗於國為羣臣僇戮之以懲其後言僇以誡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柙檻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偽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言多所容忍必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敗魯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為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以子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無禍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本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而顯其定齊之功如此衆必與之與許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況不恥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貳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此圖必不失也鮑叔祓而浴之三祓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繻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繻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饑戎馬待遊車之弊游車後以為戎車弊然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而為人紀

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綜也）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緝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顛謂高之頂人或不墾闢旄者所以警勸兵士言能務農息兵故糞其顛而除其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

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其事亂（咙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壄（壄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事不勞而巧夫是故農之子常為農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巧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事不勞而利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

莠列疏遫遫窓也謂苗之疏窓當均列之首戴苧蒲苧蔣也編苧與蒲以為笠身服襟襘襟襘謂覈堅之衣可以任苦著者也沽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樸質而野不為姦慝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戚農可為士者即所謂生而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業則人樂其處矣故曰農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差也音楚危反正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舊則民不惰舊貫則稟令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饒壯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饑審國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貿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工羣萃而州處觀凶饑審國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貿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士羣萃而州處觀凶饑審國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貿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樸質而野不為姦慝可為士者即所謂生而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業則人樂其處矣故曰農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差也音楚危反正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舊則民不惰舊貫則稟令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饒壯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工羣萃而州處觀凶饑審國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貿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樸質而野不為姦慝可為士者即所謂生而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業則人樂其處矣故曰農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差也音楚危反正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舊則民不惰舊貫則稟令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饒壯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

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陳力尚賢以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予無財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圍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

為義好學聰明賢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肢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以慤善待時可用之時而使之也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所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卿大夫之佐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罷士衆恥以爲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衆恥娶之故無家士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爲政者之所忌故逐於境外也女三嫁入於春穀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士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春穀是故民皆勉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所謂居家治理可移於官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賢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輕罪入以金鈞三十金鈞曰鈞分宥薄罪

兵架也鞈革重革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

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

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地名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教令泄於海使有弊盡也渠彌於河隋後教之穿渠彌亘於河隋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為綱紀而有牢固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茱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隋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伐陰謂伐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紀地隨地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檉絲者也堪為琴瑟絃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於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為寇北

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附乘桴濟河至於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谿拘秦夏與卑耳之谿兵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壯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於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陰謂岱山之北

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脇盾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弦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弊賓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君命臣無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不庚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歆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徙弔反並興夫鳳凰之文前

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渥注神馬之比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殺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之般又弑閔公國絶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雜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閑廐繫養之言其

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良馬報諸侯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攜立攜反載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攜收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

菜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闕市幾而不征壛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見焉築蔡鄗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年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憱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憾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威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

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腰領屬縱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辛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風與晦夜之時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己至禽之側畔也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

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遲不斷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矣言之時正與夷吾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為人小廉而苛忲音逝苛容忲習也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正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游荆必得其歡心工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寬赦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闕

內言四

管子卷八

管子卷九

唐 房玄齡 註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鶂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止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馬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盡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 何不陳當言今寡人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有所歸向 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 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 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饑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 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 方謂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名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紾胸稱疾 紾猶摩也自摩其胸若有所痛忠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榛 于元反榛所以嚴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

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閒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閒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鍾磬之閒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令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閒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斫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守之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強者勿與分於強若救三國是分於強令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

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滿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東流兩川蓋睢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減垝垝毀也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寡人以眾兵強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為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

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雖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強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故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謂此言足以成霸道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思屬之

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強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威權暴王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於國戮其首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羣物之所不違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暴王之道也非霸王之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然後霸王國修而鄰國無道霸

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乱侮亡故曰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馬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以為安故曰鄰國有馬國鄰國有事鄰國得馬而敗績故鄰國得馬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取之國亡馬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多獲遂亡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無因為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所詘有所信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天下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

用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取天下也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夫使

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感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昏失事機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徼窓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

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水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胸之姦謀故憎惡內愚人共在頸方懼故憎惡外也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聞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將至尚有慢易之辭然後湯武之師起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曰少而功多詳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起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峯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若高光之有閼中河內也以大牽小以強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成天下之功也按強助弱按抑也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為天下所載諸侯之所與也與親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樂推以為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能成天下之功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

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其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從霸者之令己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己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無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開國故國益大大而不為者復小大而政大者國益大政大而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從其政國小而弱強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欲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也重而凌節者復輕重則凌節則威喪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竭故復貧也故觀國者觀君觀君為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則國不侵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理命曰人滿而政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敗亡立至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為

敵也謂鄉大夫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欲亡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而求魚故憂也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猶欲進而却行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必不應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包裹也上既狹故為下所苞國小而都大者弒此二者常有墓弒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必爭亂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聚也君命不高不聚而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祭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強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強重皆國之盈而衰盈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強者弱之重者輕之強國衆合強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強國衆多吾國雖強亦可圖霸強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強國既少我則合衆聚小以攻強大之國如此者可以圖王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強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強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為其列不讓賢雖列爵位不讓賢俊賢不商弟擇衆雖稱為賢無俊才商弟又非選舉而最故可以爭天下也以方心方心而最故可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

以刑危之興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興師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以德此其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可以滿其德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強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國制度合節故得其失之也以離強離強則乖節故失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謂用強兵威遠國故曰強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負海以蠻夷攻蠻夷負海為固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強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此事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事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加於暴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形之形量力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餘倣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則我不攻彼衆存不攻能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而攻臘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之宜搏聚也理而動移所惡而德義之實少為人所歸如此但強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權動所惡而德義不施鄰國必怨而不親利而實寡歸者強其威權既成而實寡歸者強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為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謂相其亂形之形量力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

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怒刑則重喜刑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為利之此鄰國必怨而不親利權動所惡而德義之實少為人所歸如此但強而已不能至霸王也

擅破一國強在後世者王令能專破一國常守其強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擅破一國強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強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問第二十四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與上下和之所戴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交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

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令不遺忘故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之所歸如此者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從微而至著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與之死事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預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鰥寡何如寡謂其妻鰥寡言給其鰥寡餘生食寡米粟之屬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何里欲知

其風俗所好尚令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令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令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令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令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養康鰥問國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弃人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者也問知其族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收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收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令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統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

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為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之無田餘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在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泄）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綺繡之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羣家馬輓家車者幾何乘（羣家馬言直有馬輓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唯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鉠（鉠兩刃鉞也衣夾謂其衣也）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

強者）其厲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其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輦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輦謂車之有防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

以慎國常 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當慎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 時簡稽能不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腯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 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 薦草之美者 出入死生之會幾何 會謂合其數 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 幾察也君必察知之 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 器物遇雨不藏必敗腐敗故當有藏處 致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 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後曰先後

詩曰予曰有先後 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 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 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 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觀其材用也 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 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并建立之年數 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 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 所築城郭修牆閉閨絕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 牆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礙者絕塞之阨關空之處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

一保其國 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地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也 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 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主之無使讒人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也 闕者諸侯之賙隧也 謂賙隅之道也 而外財之門户也 他國之財因之而入 萬人之道行也 謂因出入 明道以重告之 當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 征於闕者勿征於市 征於市謂坐賈 虛車勿索 索盡其煩擾 徒負勿入 徒負貨既寡故勿令入其征 以來遠人 闕征如此可以來遠人 十六道同 齊國凡有十六道皆置關並同此令 身外事謹則聽其名 謂出入於闕者身之外事既謹而從令皆當聽

其名之虛偽也視其名又須既知其名又須視其色之是非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其事以考合其德也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其外以校量之則無敢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困厚姦非困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姦人所以不惑凡此掌行者之職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誠信故曰以順貌德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曰行又令守法之官曰行邊鄙無闕塞度必明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

謀失第二十五 闕

燔而恢反

內言八

管子卷九

管子卷十

唐 房玄齡 註

戒第二十六所以陳桓公戒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為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原察也農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行無成功空費糧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尚有食如此者必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

情謹虞教慮為防禦以尊其生此謂之榮詩曰三者順道而先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也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重任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殤夭日閒期慮實故曰遠期也以重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故曰重塗之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所以養其生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口言必順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因事斷故曰外作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天下為名若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道輔君而代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冒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

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為量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僅來何驕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心冥通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以知天下不為而成無為而無不為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然四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政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萬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成萬心亦當無為故曰不動然四肢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交寡而親多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事寡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一言而得物貫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口言必順故曰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多言為賢博學而不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心曼行者故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能慶交友之善內不考孝弟言不仁外不正忠信言不友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為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亡身也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多集焉故於此弋也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釬所

以杼弦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為羽翼所以當憂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饑而上重斂馬人患死而上急刑馬如此而又近有色貌治而遠有德疎賢雖鴻鵠之有羽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不聽雖讜言空設故曰其將若君何桓公蹙然變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饑而上薄斂馬則人不患饑矣人患死而上寬刑馬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轂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再拜頓首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宥而後斷罪三宥即周禮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悞三曰悼耄也閒幾而不征市征而不布謂錢也即其物而征之不必分錢布謂錢也即其物而征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征也獵祭獸然後入澤梁祭魚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成封可用煮鹽者也其處既多鹽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也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戎出冬葱與戎菽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葱戎菽戎地名故其物布天下戎菽胡豆謂附至其下北伐山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桓公外舍而不閉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閉饋食言饌不盛也中婦諸子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曷聞吾有行也對曰謂宮人盡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諸子內宮之號君也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閉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閉饋君非有內憂也是以知君之將有行

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謀令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如何乎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未嘗得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又不得外人之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審之事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憎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而敗朋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特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無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公又問曰不幸而失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惧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寧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絶之材無人能過其上今并得臣之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寧戚之為人能善言而不能以信黙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黙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

仲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已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為齊臣而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不得為私而齊猶有望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不可救此救彼不臣則搆怨矣故曰亂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噭噭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猳謂以木連狗取聲為義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噭噭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噭噭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棄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

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於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輿輈之險謂路形若輿而又輿曲緜氏東南有輿道是也澮車之水其水深澈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坑埳不可種藝殖謂壞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

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於心故其臣不能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隱賢能）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寶嬰李收之為也）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鈎連有所統屬（鈎連有所統屬偏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太強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於強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發則伐儒弱猛發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發儒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儒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辠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搆鄰敵賢不敢蔽隱賢能）來伐故有外難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內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十年之蓄積能盡）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刀折貨財空耗雖未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吉日襲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

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叛亡至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謂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俴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短兵待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溢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既敢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牆十人之聚曰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曰五候之況戎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間候之其間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所慕賞或用聰明度其不廣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幽之偽烽也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乘瑕謂攻既脆也則軔而難入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者今既舉衆而征已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

瑕者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則以士卒脆弱故也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弱卒攻脆也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削也則刀游閒也刀游理間故刀不鈍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及天道之不行必屈竭而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亂故十可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此雖半可以擊彼之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覩之也欲以軍爭而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覩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故莫知其將至也既所備不先覩以不知其將至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而近故不知其將去楚幕有烏之比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雖衆何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當然未必能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叅表則邪者可知也叅表謂立表所以叅驗曲直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

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劾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以為正不曲從其私也）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敖慤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為非雖有豫怠不得為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吏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以國之法度考此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善者不敢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人不敢疾怒）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主德之有常不輕為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知此唯工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改其貞）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所入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脅令而動者也）

是故人君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言最貴也人臣臣力工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工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令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

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
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
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
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
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
名曰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
道行公道而託其私焉馬寖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
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
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
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
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
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以規度主之情也
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智以引
其外權則何為而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
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
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橫謂
紀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
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衡正
衣服繩絻盡有法度繩絻古衰冕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
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
而為常著明而且久猶習而為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為姦
而罪之也則為上者伏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
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
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縛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
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於天諸侯有
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
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
道法以讓為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之縣象時省者相也
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

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之法制也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為信者珪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目也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在人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而相告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應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前茲是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可謂君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天下王故一國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則順之令得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僞省如治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厚之意財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銷鈿不能振起也而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閒礙故不供不振也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為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人不疾其威疾怨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工降澗有一尺則苗從下生工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

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愚一方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聖匈蔽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湊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為一體以百姓心為心故曰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為非矣為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極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也耳聽有所極間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見耳曰不壅非明而何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否君之擇臣亦猶是也盡知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而畜之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而事之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正則百姓無自為淫僻也

管子卷十

謹案卷八第七頁後七行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
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按國語迹作績
國作突
第八頁後四行五家為軌軌有長刊本軌訛軌據
國語改
第八頁後五行五鄉一帥刊本五訛三據後文及
國語改
第十頁後八行服牛輅馬據國語輅當作軏
第十六頁前七行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按國
語連並作縣
第十七頁後一行又游士八千人據國語八千當
作八十
第十八頁前七行渠彌於有陼刊本彌訛瀰據上文
改
第二十頁前六行握粟而笠者屢中刊本笠訛筮
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通齊國之魚鹽東萊據國語
東萊上脫於字
第二十二頁前五行所以示勸於國中也按國語
勸作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卷十一 子部 管子卷十一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管子卷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唐　房玄齡　註

短語五

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羣居力強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聖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邪德人之而民師之者師智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德行人知道術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妄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為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上下設民生於貴賤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賤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禮方乃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君不足貴則賞則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

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傷謂喪祭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親也是之可責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富之以國裏裹謂財貨所苞裹而藏也責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常者

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湯而上盡其勢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

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不敢讓刑罰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刑也可知也賢人為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故不讓也

治軒冕者不敢讓官官當其人故不讓也則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

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則賢人隱

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邦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故有功者危令侵則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幾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摧降故敗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四危也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遂達也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阨也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

已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亦君之制己此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饑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漸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家之哀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上之給

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守之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以嘗君）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游說為姦慝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

請謁所請既從外資

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後故謂之伏寇也）明必思貴常伺君以興禍故曰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逆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比黨淫悖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游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中央之人和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

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之為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以為（易賢不肖也）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遠身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

矣勢既凌君故爵制不能加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之者可以為從謂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寵貴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令人為之而不自預此謂君也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其身供上之役也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進退也而刑道滔赴滔謂充也赴謂迹也迴曲也設法有不故有合成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當不故有合成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以主為制令滔赴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其事必有方有圓也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圓而不滯必運必暢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不舍則固固而不妄則信也君以利和君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義之理以正君臣之節則上下和利也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義之理以正君臣之節則上下和利也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慎之心成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然後德明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己既不失於人必不妄如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己自責如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求修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薄賦欲故人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天故紀要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興地利足於財用也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聿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衣食之利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聿繫於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聿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君子食於道

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也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必有為然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偏獨出伏罪而怨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迁則流之人太迁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迁之流蕩則迁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具而成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圜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並倫嫡子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超異可也餘子之勢終不得與之並倫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復尊異必須行之以禮也選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衣麗服習之章表旗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郤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讒人無所作其讒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事既周然後舉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諰君明相賢必從說如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之忌也而聚立者無得其所故無怨望也各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憑矣憑姦惡也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類無能以德舉勞不以無德之人為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舉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起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

少為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用之故人不以苟生為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則小民治王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故亂也中民亂曰讒諄謂以智詐譬恐諄賢則亂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不供則禮義息故薄也讒諄生慢不重諄賢而智詐譬恐諄之此其慢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偪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

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國豐也審天時天時各有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繡文刻鏤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什伍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所以固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舉其功過而考察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莅衆以立風化其材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故雖在山泉而藏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之毋身有過而妄命者也民之

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不可以遁逃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其非也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延譽故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善可稱故弱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棄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棄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也氣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運為功用莫大焉故最為利也聖人得利而託馬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不得美名況於惡之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嬙施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愈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

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人不罪之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即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理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之事歸之不以不善歸人者仁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善民得善故喜也往喜則來懼身過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遫獸可及遠道可致穀謂射賢棲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

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接人則末失於人矣遜以接人有何失乎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恭遜敬愛可以變化惡如天地之生殺也故之身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故先王曰道道者責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竪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竪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竪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竪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竪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竪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竪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竪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竪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竪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

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悖仲為悖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
鬩故以管仲為悖
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圍之故不得出也有一婦人遂從
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
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竪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
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行旅十日不得通也公子開方以
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
下于衛也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死故不給之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
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乎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
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幬以裹首而絶幬所以覆斡也死十一
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
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
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寧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
在魯也使寧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
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
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
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

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臣無道之君有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
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
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言已
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今何勞辱君令而使已言之乎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
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
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
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
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令以忠誠收聚而調恤之令其大富也
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
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
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
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
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
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

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而行之自可為理何須聞於惡官又合於美道修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繕緣繕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教其婦女唯與婦女為教從也獵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輮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削生為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而能於國家及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發又普徧之也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已執說以佞進於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進不退所謂進而不知退假寵驁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驁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而已進曰輔

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已能為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羣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處常有陷賢之見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恭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修先故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己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鬬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鬬無彌縫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接詭湛湎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政況於死後乎保貴寵矜懼寵而矜夸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弃之捕援貸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用黨而駢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闕

管子卷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唐 房玄齡 註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政誅其不法以復古為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政誅其不法以復古為倨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倨傲帝倨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竭也耕以自養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百里而足行者不出百里來者所求足故也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蹄腜一蹄饟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履以恥之可以當死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

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令地利既重人之生植穀物君則從而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倍蔑以前為然也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化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侈謂珠玉之用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侈靡也管氏以為珠玉

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敬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賢之賢人賤之令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賢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鑒故為陰之陽也勝火玉生於山故為陰之陰也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山而藏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言珠玉能致水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賢而賢所賤粟米可賢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賢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賢而藏之則利積於強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令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摽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為之傷悼之謁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膇然若謁之靜謁油潤貌膇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謁躁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濕之溫辭而強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怨而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遣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生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辟之若秋雲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禦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其君若禦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不得不化也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故於為政少用為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能去則而使人斯以知其徵驗者全太平之先兆也用貧與

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故不可使甚貧不知恥心甚貧則濫竊故不知恥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竭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必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竭已之其雨必竭已上二事為下有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威以為本也愛而無親則流但行仁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辟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為怨兆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而已親之無益也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能慷怨以敢國故曰危本不稱也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祖更有犯詛渝盟傷言之罪敬祖禰尊始也祖禰人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為整齊要束之信所以論行

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曜為威為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賊亡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因必之事民變而不能變是悅之反之傳革悅柱也革皮也柂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輕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也責珠玉以賞士故士可親也君親自好事謂好為政之事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悅以使用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百姓不天厲厲癘疾也六畜遽育五穀遽熟遽猶遍兼也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難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立仁賢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變舊成能而足以成名革變舊弊故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之也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種故人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

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君人者德包天地首出庶物有生莫能踰故曰人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之良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民變而不能變是悅之反之傳革悅柱也革皮也柂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變亦外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輕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

則當革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則君之不能用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當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而雕卵然後瀹之皆富者所為也楝薪也丹沙之穴不塞反之雕楝力道反然後斲之以得富者所以得成則商賈不處趨舟穴而求利故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幷貧者而為之也此百姓之急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所兼則怠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而奪之為之畜化用令欲為此貧當變化富者之用也使而轂之既使之多所費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令得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破產以贖父也子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以驕此人令有所貴用也

謂臣富者令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

文虛而寡用故賤之好緣而好駔子朗反健者怯恐者必亂故弃之緣即捐也駔馬之壯也楝薪也此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亡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耨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則有功也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而威行死致則莫敢當其鋒故威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舍陰於內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盛則神滅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不能兆其端

者菑及之來事之端不知其兆者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也承順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逆天以舉事則死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則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公事則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何唯有知神次者操蠆之也奈其辱辱亦既有辱當奈之報辱爵祭神以謝過耳知神次者操蠆牡與其珪璧以執其掌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牡及珪璧執掌爵以禱神而謝逆舉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因此小損以勝大災負其中辰其外既以謝過又當負中心無所專固有吉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其謙虛之心而敬長之也而復畏強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塞敢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言之善不如一言也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故平以滿之毋涸竭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無得助之也而復畏強之所宥謂不為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福助者也擇人天之所戴謂為人所戴仰者也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戚無若我何故安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寇戚既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潔之此亦公問之辭高子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敵悅也重子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悅也猶疎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疎己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怨陰謀曲求己隙者也此所以為之也撫人若此可以禦工強與短兵之寇也大有之也猶疎則數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而無所顧望故寵納侮使人圖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富有既甚大則逼君故將反為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潭根之毋伐潭深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黨盤固事之毋入既未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深熏亦未可卒誅深熏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涸竭也生榮之毋失謂生人皆知之無使昧滅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昧滅也佐之也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積者立餘日而修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多醴財有所散因其散而修食美車馬而收之千歲毋

出食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縣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以理其器用也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糊乃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工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為寶之首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視其所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率而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為興利者之長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彌積故為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獨與之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既成則無獨與之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可以至於承君之酢報也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自先之是為自犯其後其民者之為自贍人能興利亦當先之充國乃後之是自為其贍不過也憂國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之心故國敗也

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興利之人而齊之也擇其好名因使長民擇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處治此謂戚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棄積故也即以德棄積故也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遠者來信也略近臣合於其遠者則可以立功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歸無道故毀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皆謂墓弒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然後遠者來信也先自疎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故不畏也國小而修大仁而

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他國爭名是復行仁不遇其利而猶與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強用此以榘危害如是者先難聚後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亶父為狄所攻乃去豳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太王雖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疎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疎已親好交而所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外人雖企慕於仁為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衆而約謂與衆為約束也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己言更成遜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在言更成顯陽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而生利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言乃為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如自衆而約己下公問之辭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令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公曰謂何問所以行之長喪以黜其時黜黯也居喪者毀瘠之息謂增長哀居喪其哀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流移也俗禮殊異則人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立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立大也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今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歌而不能當之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利守戰之備合矣方長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為食以相飼如此則遞相銜親恩情不盡也次浮謂不盡也次浮謂有工之理猶有工也習為衣衾則增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也棺槨璧墓之外遊飾也有差樊樊蕃也謂蕃蔽墓之外此璧之次浮也其有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為棺槨則增長木之制尊卑之等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為衣衾則增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文明也璧墓高美文明而不滅也巨而有力故教之巨壅培謂墉中埋藏處墉培所以役其力也美壟墓所以使貧民也壅培深暗也貧人雖無財而有力故教之重葬可以聚衆要之也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壅培所以使貧民也此謂衆約人皆親親故曰合親起財故曰衆要之也問用之生親無絕時故曰合親此謂衆約人皆親親起財故曰衆要之也問用之

若何問用衆要巨壅培所以使貧民也壅培謂墉中埋藏處深暗也貧人雖無財而有力故教之巨壅培所以役其力也美壟墓所以榘危害如是者先難聚後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亶父為狄所攻乃去豳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太王雖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疎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疎已親好交而所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外人雖企慕於仁為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衆而約謂與衆為約束也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己言更成遜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在言更成顯陽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而生利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言乃為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如自衆而約己下公問之辭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令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公曰謂何問所以行之長喪以黜其時黜黯也居喪者毀瘠之息謂增長哀居喪其哀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流移也俗禮殊異則人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立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立大也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今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歌而不能當之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利守戰之備合矣方長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為食以相飼如此則遞相銜親恩情次浮謂不盡也次浮謂有工之理猶有工也習為衣衾則增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文明也璧墓高美文明而不滅也巨而有力故教之重葬可以聚衆要之也問用之生親無絕時故曰合親此謂衆約人皆親親起財故曰衆要之也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壅培所以使貧民也壅培謂墉中埋藏處深暗也貧人雖無財而有力故教之重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憍慢廢事不急故能起身之財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一親來

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修祭以餘地與飼也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謂次當受封者艾謂減削也言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減削減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為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于始封者令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始王事霸主之國之地與先無封者令始王事故艾取他者均齊若一則止也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言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政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為重本也是為十禺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禺猶區也十禺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禺故曰十禺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官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私禮昭穆之離離謂次位之別也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享祭之禮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也食功而省利勸臣飼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為儀而已非能有所益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上下均也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不能用之也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宜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有親疎之殺凡此為主之重者也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

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之中寢諸子齊大夫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鄙饋常禮退朝常鄙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怪之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諸侯諸子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也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鄙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盡其說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

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為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言然人必有所訐殺染殘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織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之亮為匹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苞苴財貨好遺朝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知盡入於市以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勤而不怠故能起本也善而末事起不修本事不修則不善而末事不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不得立修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之長無人為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而伐之也夫紂在上位萬人譽之鬼神怒之紂雖其旅若林莫不倒干自伐故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百夫無有伐而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百蓋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為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言然人必有所訐殺染殘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織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之亮為匹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苞苴財貨好遺朝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知盡入於市以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勤而不怠故能起本也善而末事起不修本事不修則不善而末事不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不得立修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之長無人為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而伐之也夫紂在上位萬人譽之鬼神怒之紂雖其旅若林莫不倒干自伐故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百夫無有伐而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百蓋無有伐而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百倍多彼則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故可以成功而親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

察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同郤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故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不可以常智亂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如常為閒之令人未知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謂參驗知其妄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戒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以給外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時而有戰但經一日

敗費千金故為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侯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侯人謂謁侯之來入國者侯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也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失外情也使其小母使其大弃其國實小應其實也使其大賢一與而聖稱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實矣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專則功成故佚樂也樣能跗則樣於跗樣猶梯也謂鑿樣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而欲跗之則不能跗矣然則跗因梯而跗矣此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官則不守而不散官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官則不有寇難若無官直欲守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適貧而用適不足也毋令全賞好德惡亡使常不限則以為國輕以為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令全祿貧國而用不足也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無私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

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生矣今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凡輕者操實也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重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為國重者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所使者乃常人若此者敗亡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害也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

雖強必德之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也先人而自後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大國禮之何仁之為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稟者遠矣稟貨而圜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遠之外也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夷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鬥之汩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防以烹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壞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之為也人雖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

死者則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為也人必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遺利人也使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窺覦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為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得故動化其戈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戈取也中國之人見故曰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鬥之汩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防以烹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壞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之為也人雖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為也人必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窺覦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為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得故動化其戈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戈取也中國之人見故曰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鬥之汩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防以烹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壞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之為也人雖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為也人必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窺覦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為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得故動化其戈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戈取也中國之人見

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天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至信至貞正也謂正心生則言往至信生而應之也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皆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往而無其實則往至絞生絞謂急言私已令空以言絞已言生而應往而無其實則往至絞生絞謂急言私已令空以言絞已言生而應之也言往至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鬥之汩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防以烹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壞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之為也人雖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為也人必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窺覦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為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得故動化其戈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戈取也中國之人見

道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弼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不能勝之不動則望有廣君子儼然不動則望者如牆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也人君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

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畏輕躁之人妄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或幾乎不全也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以結其恩意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其上常有戰兢之心畏難之也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為不憂其為亂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無防或生姦謀故難合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而懷恩此禮義之正者也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當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皆移來入國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出國唯從利往來故不擇君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隨利鄉又不擇君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隨利則恇怯而苟免不為君城守也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為國用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賤則貴貴則賤賤則反貴貴則反賤貴賤無常反相為望也故上位而下廉得商賈之利故上用故依之以為本此亦處物之宜也嗑嗑昌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二族上位而君臣相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下廉而君臣相上下得商工之章著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為壅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枳塞其幸者但得貪食而已無餘利也徙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發於市此亦為貴數而得一耳也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鼈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慕己勿強引之也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之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曰期津明澗貌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故陂陀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陂而服之至人所與則薄而少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多所愛所愛多不當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兩者謂不擇取容與不擇而取容

不擇而與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不方之政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整肅然以此為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無所能故不可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既齊文王再駕伐紂也）然後運可請也（運將陟帝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之辭也）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伐）春秋冬夏之勝也（尤殊絶也謂應無道亦猶是也）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絶於衆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強殊絶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休時而享鬼也）以神事鬼（謂以神禮事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蠆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感時而為動也）其虛為亡（亡則物散故虛也）故曰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滿時為實也）時而為動（虛時為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為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凝合初見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以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委曲為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

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焉是也定吉則有甘草生焉是也定於凶則有苦草生荼蘆是也）從其宜則酸醎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醎之味和而食焉（酸色青若春多酸冬多醎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醎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過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攘之（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攘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祥不閉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守正以應之（天見災變之氣唯弭之故曰）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

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為沮敗也其氣而反其重陰動啟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纔有形而速反者或進傷者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氣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災之餘形有哀也

治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然至而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諸侯之時治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魂悅而貌煇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潛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對曰得之哀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哀敗之時治分位而觀察之治美然後有煇

召則修德於心以攘之其凶敗之至必有以待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攘或滿而樂或虛而哀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藏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為位以觀災慮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之乎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耦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稼穡之屬移於不通之地荊棘生焉故草之屬

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眼俱壞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稱也代哀則臣富故臣之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母后為政鐵者所謂下流卑識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者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也苦之味者婦人之所好則人君日退亟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之退哀也豈不亟急哉則谿陵山谷及畚人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哀則神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視之亦變旌旗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嘻嘻星之明或有祭明星者有時而熅熅熱甚也謂旱熱甚而祭有時而朐朐遠也或遠而為來福祥而祭之調陰陽為物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歲祈福而祭之也鼠憂人故廣為祈之憂人故時為物作茲物益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美號若花落之

謹案卷十二第七頁後一行好緣而好駙案此條正文及注皆未詳好駙似桑駙之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鏊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卷十三　子部　管子卷十三至五

管子卷十三

唐　房玄齡　註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臣　王杰　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

君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

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　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奚其羽冀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不任馬馬之雖盡力奚冀而終竟不能盡以代之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虛心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母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將欲求之智終不

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故能虛無虛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潔其宮宮者心之舍也潔其宮猶靈臺也開其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解中門謂耳目也去私毋言私言無神明若存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而順之則自理也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忘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適而盡謀立名當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所以稱聖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為紀無事為紀殊形異執不得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執與物同理故可以為天下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雖不利也若不好利亦無憊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利之情下解中作怵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怵止也不止人好利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以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形勢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傳此則劉向編校之日謂為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也凡為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躁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為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

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立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職生也言所稟者精也）者精也去欲則虛虛自行也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賢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則不得知彼）修之

（既修則彼不能虛誑者無能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理也無知則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赴（赴逆也）無所位赴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稟道之精）以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道之精而然）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其生者生由稟道之精）以然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定心在中（吾所為故無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圍也（不知深淺之圍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閎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定心在中

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為之道因也因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人者立於強心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成善然後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動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

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為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為好所怵故忘其惡非道也非道則無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多變化則為生於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

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亂心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德也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

德則無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多變化則為生於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中

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與故天下之理不傷也）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謂能止於已分（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故不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必有鬼神來教非自得）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人之來助）不得鬼神教之（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道若存若亡非所人而（有司執制常弃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非至虛而為人主必亂）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人主必亂）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弃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猶為末功物（道猶為末功物）民人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虛之道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人主必亂）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弃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猶為末功物民人（道猶為末功物）民人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虛之道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人主必亂）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弃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猶為末功物民人（道猶為末功物）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至哉）至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人主必亂）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弃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猶為末功物民人（道猶為末功物）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至哉）至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杜事）故功作而民從（功成人服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不能離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至哉）至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人主必亂）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弃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猶為末功物民人（道猶為末功物

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為心本也故貨刑為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所愛惡以為心本也故貨刑為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樂主和故能節怒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利安雖有利事安處茂意然後形然後是其事形然後理可思然後得理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故能窮於上下

不足貴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思之也思然後知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若能令用之被服四體陰陽之氣不為災害不為菑麥枯死止其雨露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實於善人行罰於凶人蒙利也是故萬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為宗靖則思慮審以時為建事之宗以節為儀和則能久久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其當也上之隨天其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不廢君之出言人乃順而隨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達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

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仁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一日無水火則主理或有不全然果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

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衆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生也入者死也故為出入也）右者入者也（右為陰陰主生故為出也）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法備則事無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施紊也）隨變斷事也（斷事非一也）知時以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兵之出於人（入為兵本）其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實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從於身

（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而還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不亦宜乎）強而畢義信其強（信音申）弱而畢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畢（於驕有餘則畢也）畢之餘弱（於弱則畢也）驕於畢有餘則強強則又驕（驕於畢有餘則弱弱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纔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陰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為陰陰主死故為入也）出者而不

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是違而傷人入者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閑徒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者無名從事無事）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暇若無事然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為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弟弟（弟弟興起貌謂能為而不）

為有契於道如此則功美日興故曰美哉弟弟）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為中乃是）者蔡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棄）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棄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餘其成也（能責無成乃是成也）有成餘其無成也（若其）責成乃是無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謂月）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

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清也無以芻言為事成察而徹之無聽辯無以旁譽之言以亂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耳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性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敏惠故可以德義告諭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不存亡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也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鷇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結必待鷇而後解鷇所以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善舉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

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誰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天下也散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知於肌膚惟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為方尊乎其圜也尊復貌謂遇圜則為圜也尊尊乎莫得其門雖復圜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目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

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神為之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各死其鄉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以聖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應口命之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性之敏惠故可以德義告諭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

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惛惛者不以天下為憂惛惛守正者總天下故不憂也剌剌者不以萬物為筴剌剌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揔之物理而經營切為策求也孰能弃剌剌而為惛惛乎智者勞而失惠忘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衍須同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又曰何謀此慎密之至故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於彼故自來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常曰何謀此慎密之至審而知何知乎謀何謀乎知人則能審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和濟同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道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慎也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

曰濟既可王天下則於天而精道故視天能精之也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壁既能壤土而與生天祭天所真也同邸於壁故曰四壁既能降福故壤土為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也豈能使紂之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揔之物理而經營切為策求也孰能弃剌剌而為惛惛乎智者勞而失惠忘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衍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又曰何謀此慎密之至故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竭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花揚而實喪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名滿於天下則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名故王道狹也臥名利者寫故曰思索精者故曰孰能去辯與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特其辯巧自異於物逆天絶理毒何武王之敢窺哉難欲伐之故得篡名篡者謂之篡豈能使紂之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

仕任滿盛則敗已故不可任其仕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之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及已也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為重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已情則能自保其身遍六合之捶一考之於身身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行之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皆備之則何須弃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之情乃知養生

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或從前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而來從也無遷無行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移無寬衍動而為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

管子卷十四

唐 房玄齡 註

水地第三十九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積也圃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水言材美其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濊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圜邪曲無所不流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為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

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適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為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棟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集於諸生諸生含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近理各自適如此知也堅而不撓義也撓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劌傷適玉病也以適通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寶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為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形成形也三月如咀咀咀者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疑類口所嚼食也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腸腸在脾上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

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但能人之稟氣濁而蹇而不能亡也伏閒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而為存亡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蜀蠶蜎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藏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

閒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謂涸川水有時而絶生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也或世不見者水不絶之也故涸澤數百歲不見生蝡也故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絶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蝡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閒能存而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甘寒而稽於滯而雜最絶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絶甘而味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滯雜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於埵而祿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涤澁而無光也雜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戇而好貞雜故輕疾而易死也萃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故好正也勁是以聖人之化世也不告也不戶說也其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慆慆孰知

之哉漫漫驟遠乾惛惛做暗幾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做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惛既使不能所以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見下有成則能責實其功是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能以恩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饗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不恤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贏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贏為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祭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塞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甽屋行水甽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時方漑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來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之逃亡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芊蹇拔也芊之喬其根經冬不死不紀之也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德施舍謂施爵祿舍遺罪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遺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其德喜贏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贏為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

故行忌實以助之也九暑乃至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雨遍益出入以風雨節土益力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贏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上之土之所輔成也四時皆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德四時使而成歲國均成然後寒極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之德也日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故為暑掌賞為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瘞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也毋拔免禁拔社免祖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設罝以取禽獸也

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秋孳也時物成熟孳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為爪甲也其德憂悒哀憐為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為之也嚴居不敢淫佚而靜居不敢為淫逸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材羣材謂人當賞之聚彼羣材羣幹衆有武幹可以充兵器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姦邪為德也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藏故為陰

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圍小辯鬬譯跟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為鬬訟者皆當禁圍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補缺塞坼之秋方閒藏故令慎營農當收閒藏亦所以助收斂也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閒藏之氣也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太陰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温

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蓄雖復陰怒當節之以周密者衆陰之閉藏時則入於恢嗇故令散施為德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為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為德也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雷雹夏雷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早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獨孤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賊爵禄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爲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爲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適得益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圍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遨至賊氣遨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

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惡也各以其所類而興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正自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必長之理也王者行事必順三政者不合三政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國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行已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耦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奉法則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從教守之也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終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陰生至六為冬至是故人有六多至陽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衝天地也衝猶陰陽多也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

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總一統總持其本以統萬物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修槩水上以待乎天槩平也言能修槩水土以待天子之平也董董諒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自平上待天誠也

不親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暲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暲言祭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陽之所以為精祥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

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而常經不失也有經而有紀紀猶綱也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徵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以律人情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響以描其音音之高下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人情律法也

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歷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歷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

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非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可謂理之至也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務

農也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理之縱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象水之平也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濯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日至睹甘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甘子用木行御

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祕賜賦祕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皃菱芡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土擁其本不癘雛穀癘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夭麑麛子也不夭傷之言夭傷也二傷繰褓繰褓繈褓之嬰孩無俾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

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瀆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幣命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殘無責正以助養氣也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太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粤宛粤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蕃孳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圈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

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什人之長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諫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諫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衆然天地殺斂也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交競而炙實五穀鄰熟鄰繁也陰陽氣足故繁熟陰陽更生故地氣交實貌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賭壬子水行御理冬政其閒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聚之謂其閒藏之氣不足則捐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氣也其氣不足則發捐遺盜賊捐謂遮禁也

數剔竹箭言數剔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賓天地閒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謂胎敗潰也腿婦不銷棄腿古孕字銷棄字謂壞也草木根本美閒藏實堅則根本美九此皆順冬閒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也賭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

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賭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夭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賭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王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城郭動土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賭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凶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賭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臏腿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卷十四

管子卷十五

唐 房玄齡 註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之也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之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況迷惑芒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亡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餐得度靜作得度則為主人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徵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殘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為始慕容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為容矣人事不起

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衆不敢以先人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濟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濟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興為也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徵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此善於周而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如此者雖善周之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大周則人無能為大明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周也無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政衆不敢以先人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能柔安靜樂行德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濟作也雖復為政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刑當故不驚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之正正也服之所以服之不能也勝之所以勝邪也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如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常不變用守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不二者刑以奠之政以命之法以過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大周之先可以奮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德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政衆不敢以先人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濟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有大禍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說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譽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修理故以明察之）致之以敬（庸用也不用心以敬則濫及不幸）致政其民服信以刑其民庸心以敬（服信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以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也）出令時當曰政（令當於政時之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道之謂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僞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臣德皆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變有九）短語十八

九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

一變 田宅富厚足居也

二變 不然則州縣鄉黨宗族足懷樂也

三變 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往故得人之致死）

四變 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

五變 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

六變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七變 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

八變 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

九變 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閒也

任法第四十五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

區言一

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園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則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辟開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盖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盖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謀妄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羶）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

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法行則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靚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猶則也）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違則亂之）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間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今上息者民法故也皆叢於法以事其主（叢者所以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於諶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惟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惟奇物此正法為惟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譖杆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賢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拔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蔽公財以禄私士謂蔽公財以禄私士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蔽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則賞毋功重惡則罰無罪賞罰無度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籍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籍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杜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聖不能威富不能禄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邪心旋及故恐奇音羈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隨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堅謂堅固也如日月之明無私燭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若上之四事故令往人從也

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賢能戚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安布非分之思彼幸而得之則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思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不幸而得之則怨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譽臣譽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譽而威之也言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服約謂屈服隱約也色告憩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顏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譽賤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之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顏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譽賤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不知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己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不赦有功法所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舉措遵主令而行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不知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己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不赦有功法所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舉措遵主令而行

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埶勝也尊令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埶其勝也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令必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君臣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輕重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令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是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為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公則重私而輕公矣

死於非罪朋黨共譽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求不出而道留謂之壅中道留而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則下無所稟故滅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而道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大滅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咸不兩錯臣行君威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法度不聽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聽則詐偽何施

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無偽也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則易治也

古之欲正世謂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為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令煞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愨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墮而倪也倪傲也謂疲倦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

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於傷民輕刑以愛人者也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貧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

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

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令為末作奇巧者一日

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徵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足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閟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厮輿之事此閟市府庫之徵也閟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種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稟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農亦通士亦善於農工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必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辟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辟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而去者辟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也徙粟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

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謹案卷十三第三頁前七行版法形勢之屬刊本脫形字據本書增

第三頁前八行則劉向編校之曰刊本訛作劉向編校之由曰今改

卷十四第九頁前七行我既誠信刊本誠訛訧誠今改

卷十五第十三頁後一行出而道留謂之塗刊本塗作墟據卷二十一明法解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　椿

欽定四庫全書卷十六 子部 管子卷十六 七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卷十六 一

管子卷十六

唐 房玄齡 註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胷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貌杲明也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汚潤也卒乎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已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得物）皆得安物宜凡心之刑（刑法也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法必有所成也）凡此皆得安心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

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　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唯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既以利欲塞也　卒乎其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　卒乎猝也冥冥乎至於極則近於心之方寸虛道之居也　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　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　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　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道在人故不遠也　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道常在而不離也　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也　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　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修心靜音道乃可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道故惡之也　修心靜音道乃可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舟木而有根莖花葉也　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故命之曰道　天主則陰陽不測者也　地主平均生萬物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　正平分四時之正也　地主平均生萬物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　春秋冬夏天之時也　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為地之枝條也　喜怒取予人之謀也　四者謀之用也　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變耳聖人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　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　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堅固者也　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　精者氣之為精氣得道而生能有生也　生乃思思則有心故思也　思乃知思則知也　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　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之過其度則失其生　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心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　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　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為有心者主也　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　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　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往事然則

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爲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爲（浩然和平人爲能得則神自在身也）萬物中義宰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不以物亂官）亂心（官謂耳目心謂神）則是謂中得（中得則神能生氣故爲得）

中得則神自在身也　一來（一來道之）

能（能謂官貨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神謂精也）

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官亂則心亂）

精將自來精相思之（除謂有則想思者也）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

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亦藏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中藏心故）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

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禍不全者也）謂之聖人能正靜皮膚（謂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強）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道也（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不反）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逐淫邪澤薄既知其極守於道則生有差謬也）

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
常道自隆
和於形容心和者見於膚色內暢者善氣迎人親於弟
容睟也體澤
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
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
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
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
乃善非本無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
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
此誠善也故天下服
也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

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於吉凶在逆順
故不須卜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
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
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

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思索其知自生
慢易生憂疏慢輕易必致憂凶禍故生
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慮鬱塞悽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彌留而死思
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參為圖生
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莫若無飽
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期也
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
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
其形地出衣食以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
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
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徵驗又不知其類也
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

和之情類雖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匈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
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當圖而去之度則
喜怒過度皆能為害故曰二凶節其五欲去其二
凶喜怒過度皆能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
且正獨擅於胷中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
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
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
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藏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
枯而血泣大攝謂過於飢血泣謂血銷減而凝泣血
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猶

中也充擴得中則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飢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遽竭令老則益困而速竭大心而敢心能既浩大敢勇敢寬氣而廣寬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忘煩故能棄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故道無所處道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胷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七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雜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梁父東虙羲封泰山禪云云在梁父東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在亭亭山在牟陰巔頂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畢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鈎其車也畢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固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音膺北里皆地名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

曰鰈西海致北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名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仁廣也則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爲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爲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爲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爲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下通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爲國者必入守出戰令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則守闇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苟不死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

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屬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愼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諸侯備千里之化不爲少夫牧民四言者詵爲何爲其寡也詵備也謂四言足以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役之苦來者鶩距鶩疑也距止也聞其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愼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讓如此者禮也遜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雜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名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

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台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遵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太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爲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化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贖（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贖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不岐乎

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可以害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塗於社曰釁社）祝皇已疵獻胙（祝祝史皇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君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皇已疵祝皇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

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
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矣霸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
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
乘駮馬而汎桓迎日而馳乎汎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
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
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
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加其禮
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纔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
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
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
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
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
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朐朐胡絹切目猲也乎何其孺子也
朐朐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轉
長大莊莊脅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勉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
茲勉謂益有謹勵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爲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
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二十年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闇然止瞠然視
闇住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
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
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疾事其
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
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
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
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
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
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
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
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亂不得入軍門亂毀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傒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

之浩浩者水有有者魚水浩浩盛大魚有有然相與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名我居言誰當爲名我授之郎巡與之爲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閭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閭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儐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曰然臣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繯絰之色也澤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曰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苦也苦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苦舉手而指勢當苦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雀苦於是唯苦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卷十六

唐 房玄齡 註

雜篇三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過則爲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爲一是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七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爲一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

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申謂陳用法令周聽近遠以繽明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而下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人皆反於朴素令申主不能然故以爲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救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闔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爲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當故明塞也從俎而好小察俎俱也謂既任臣有所爲必從而俱之事無

常而法令申不弛則國失勢弛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不行所以失勢也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之貌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四鄰與己爲隣不理亂之音也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弛則所惡及身所爲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勞主主同則刑振以豐豐多刑豐而又妄振非刻而何也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臣權振主君欲去之必爲亂任而臨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亡必及故後代無得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發威嚴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胷臆以理其事人人生事故事多也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明故緩急之事俱可立不弛則見所不善所爲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但主能度宜而行故安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虞故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爲主也明主得閭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貿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劒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謂黑緇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禽獸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故逆上之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爲計謀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餚不足處玉餚猶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爲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爲周氏之禽爲周所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以所爲侈靡

者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散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侈費無度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棄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陵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時有春秋故穀有賤貴（春穀賤秋穀貴）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為故游商百姓之蘊以棄其本也）

皆用此作（警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從道）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徙之也）倮大衍（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

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獨火暴焚（暴甚也）地燋草（旱甚則草燋）天冬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首多謂草之弱者）山多蟲冥（蟲冥即蚤）六畜不蕃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名也言馳車所以名寇）羽劒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

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也各有其分也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其功則善及其有功則賞故曰士不爲用雖曰好善不能賞故不爲用數出重法而其功則士不爲用雖曰好善不能賞故不爲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克謂伏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名則來如隆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爲臣立法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故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飾臣克親賢以爲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賢以自克勝特此名恬爵祿以爲高佯棄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爲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喪爲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譽則馬爲制制馬制臣必以譽必以祿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好佞反而行私請佞謂之佞背理爲反故謂很詐也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惛暗雖有危亡之隙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也是以諂臣賢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語賢法賤則危亡日至故其君衰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深文入罪厚致其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宄道以爲上宄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損於主乃忠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痛之解甚極開罪黨以爲離間引罪黨上聞於君與之爲離除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令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不辜則與讎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己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已有功當得祿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爲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爲非毋動爲善棟其居也與毋動也與佯爲善者爲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僞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爲之必以傷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爲僞善漸攻於君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言度已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能制之凡此皆以已知人故也夫冬日之不熅非愛火也爲不適於用法也盛暑之不藏於胷脅藏禍息故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興姦生禍則我無禍藏於胷脅姦

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衆尚不成況無衆乎不攻不備夫設備者必防攻也當今爲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分故勞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賢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能退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温禮儀足以別衆賤

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爲無

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僻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覬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絶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絶理者以自恐也觀絶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已有不及之事當效之也

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爲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福無恃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能審察其是非如此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理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圍有利則牽能以利害者時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取利則時多避害故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速行而不倦也漁

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雖無形無聲俄見其成也故聖人以本之也得人之心而爲紀紀所以總之也法令爲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爲網罟網罟所以苞之什伍以爲行列行列所以開具之也賞誅爲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繕農具當器械農具器械可脩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急若攻戰之不退也推引銚耨以當劒戟用銚耨者必推引之若劒戟擊刺被蓑以當鎧鍪蓑雨衣被著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著甲冑身若褐夏故曰鍪箄以當盾櫓取箄澤草以爲箄若武備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備戰用也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功戰當春三月萩室煬造煬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攘祓也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當復杼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蘩爲

今所未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戰故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己而背公故多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則利積於家故國貧）

故德莫若博厚（博厚則感人深故死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什謂什長伍謂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爲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客寄）里無非其家（言不離居他人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名而來（亡徙無所容匿故不求名而自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說不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於主）爲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之從陶冶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幸（幸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無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粢糲粗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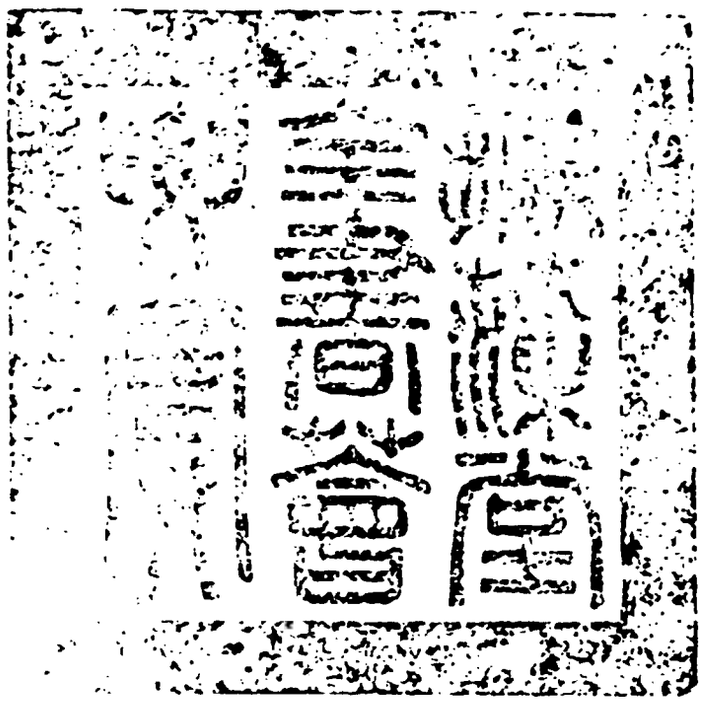
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夫叙鈞者所以多寡也（叙鈞謂叙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以成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各權則其威分也）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爲君用力故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敵國之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國情告己故深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心廣於嗜欲）遺之以筭瑟美人以塞其內（筭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耳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則耳目喪矣故其外蔽也）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內外蔽塞則理壅而見惑故莫不敗也）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俠辯士令與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恃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

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絕使兩國之意相違也是必士鬬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鬬兩國敵則小傷大舉兩薄之功也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臣之用不探其所使欲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使其君臣之意絕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既不命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謹案卷十六第九頁後三行脫懸鉤其車也刋本鉤訛鉤據史記集解改

第十四頁前一行故推令問叔牙刋本叔牙訛弔據上下文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桓公二十年刋本無二十年三字據水經濡水注所引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曹錫璜

欽定四庫全書卷十八 子部 管子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管子卷十八

唐 房玄齡 註

雜篇五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 旬即巡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 謂置掌老之官 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 不預國之征役 三月有

饋肉 謂官饋之肉 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 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 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 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爲累 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 葆保也謂官給乳母之食 受二人之食 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 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 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 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

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腠胜而哀憐之（腠瘦也胜肥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遽（遽著也謂兩手相拱著不申者謂之握遽）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療疾）官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也）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養士人有病者掌病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嗇厲（嗇疾也厲病也）多死喪施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周一　主參　督名

安徐而靜人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案節先定以和案爲節先能定已然後可定人）虛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須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賢明耳賢聰心賢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輻湊竝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而許之故或失守或閉塞）許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爲彼所知故成之

當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賚誠用刑者賚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

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進順之宜故須問之變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自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自治之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又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主之皆屬已故能主之賞物因之脩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交爭而亂不泄其機怨外內不通則事不得知其原矣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故無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衆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

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驚問也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啻室之議論謂議言語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啻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爲啻室之議

而不忘爲此啻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岡原復壯者謂之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爲落水之於大川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順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亮爲州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

閭閭謂閈閈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穡鉤也謂荊棘相鉤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繕修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霜雹霜一害也厲一害

也蟲一害也厲疾病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爲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爲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爲之枝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瀏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銍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銍謂銍龣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爲銍龣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爲分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行曲也謂下曲水道遠張其勢而以行水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處必流而却退其處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頻也言水頻挫而却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衝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後相排也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圜流生空若環之中所謂齊中則涵圜流無所通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控也控則水安行水安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爲水工之都匠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糧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省視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役者則免之有鋼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闕邨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際并行視之強壯者

預定之以爲甲士而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都也數既
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
處即甲士下之於水官水官視其里因其家之父母與既得甲士還以備兵數也
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之閱其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函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六具下準此土事什一兩輦什二車輦所以禦兩日雨輦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里中兼得給凶喪之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

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敝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畢也農事既作主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萌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徙徙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耨殺草藏使令不欲榎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爲利

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汝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至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郤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廩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什

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温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

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入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綵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管子卷十九

唐　房玄齡　註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雜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　瀆田悉徙　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　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手常其握此地之實數也　其木宜楸柘與杜松　蚖蕃二木名也　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　謂其地深五施七尺故呼音中角　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　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　歷疎也彊堅也　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　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　唐虛也　唯宜黍秫也宜縣澤　常宜縣注而澤　行廧　音牆　落　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爲行廧及籬落也　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　其地遇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　其草宜黍秫與茅　茅有三分而復於其所

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　其泉黃而糗流徙　謂水糗糈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　斥埴宜大菽與參　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　杞木名也　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　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　其草宜莘藩　莘藩草名也　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　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　凡聽羽如鳴馬在野　凡聽宮如牛鳴窌中　凡聽商如離羣羊　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凡將起五音凡首　凡首謂音之總先也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　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　又凡九之爲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　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爲五音之本　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　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爲百有八是爲徵之數　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　有以是成羽　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羽之數　適足以是成角　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　墳延者六施六

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猜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徙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赘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神悟之名陛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窌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楠楠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藺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薪白昌其

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林林猶旁也其草兹與蔷音嗇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當與蓌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環山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苹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雚雚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狀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淖而不肕剛而不觳觳薄不濘車輪泥濘不污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堊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隕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檉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五臭生之薛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氣寡疾

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潔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秫音形莖黑秀箭長秫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杵杕標及彼白棹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蔡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蓬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爲隴而種蓮與蘼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疾癘終無痟醒痟首疾也醒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潟鹵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塙不灰塙謂堅不相著青悲以落音及謂色青而細密和落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秫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隋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龜求龜亦竹類也楛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蘢斥並古草名羣木安遂條長數大安和易遂其山之深有蘢與斥蘢斥並古草名羣木種木胥容榆桃柳棟音煉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垩及彼白昌山蓁蓁芒羣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遂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爲生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少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蘊五蘊之狀黑土黑落落地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其種櫑葛赭蓼黃秀恚目恚目謂殼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倣

此是謂蔭土蔭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秫莖黃秀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脣碎如米以蔭澤不離不坼其種隱忍蔭忍草名隱忍葉如蘿蓁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柔五柔之狀麤鬆如塨塨猶彊也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穋秫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柔土之次曰五塨塨音盧五塨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枎標枎標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粟大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塨土之次曰五壚五壚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菉細菉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壚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腹謂其地色青紫若腹然也其種大秬細秬黑黍青黍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秫莖黃秀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脣碎如米以蔭澤不離不坼其種隱忍蔭忍草名隱忍葉如蘿蓁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柔五柔之狀麤鬆如塨塨猶彊也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穋秫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柔土之次曰五塨塨音盧五塨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枎標枎標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粟大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塨土之次曰五壚五壚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菉細菉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壚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腹謂其地色青紫若腹然也其種大秬細秬黑黍青黍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秫莖黃秀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脣碎如米以蔭澤不離不坼其種隱忍蔭忍草名隱忍葉如蘿蓁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柔五柔之狀麤鬆如塨塨猶彊也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穋秫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柔土之次曰五塨塨音盧五塨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枎標枎標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粟大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塨土之次曰五壚五壚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菉細菉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壚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腹謂其地色青紫若腹然也其種大秬細秬黑黍青黍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秫莖黃秀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穋杞細穋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墝五墝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穋杞細穋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二十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墝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

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母驕恃力驕而恃力則羝羊觸藩志毋虛邪虛謂虛僞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風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沉拚正席沉拚謂沉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作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教也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思合中和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後可興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徹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謂肉而細切胾在醬前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爲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漿陰陽也飯二斗三飯食必二豉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盛唯嚌之視食盡曰嚌同嚌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盡而進之類也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

再益之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趣走進漱拚前斂祭既畢掃席前并拭斂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捧墊羹不以手當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咡覆手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污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

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几去也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泛灑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爲掬以灑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吾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吾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户而立其儀不貳貳差也南面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却退也聚於户内謂聚其所埽之穢壤於户内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已適已猶向已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

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之禮復朝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閒必令容蒸然燭者必處下以焚也捧椀以爲緒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何所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

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闕

修身第六十一闕

問霸第六十二闕

牧民解第六十三闕

雜篇十一

雜篇十二

雜篇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卷二十

唐　房玄齡　註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極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

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下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上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罰者祠器也故曰抱罰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蘷搖而無所定謂之蘷蓬之問蘷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蘷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

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之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

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之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名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名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名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

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
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
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
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
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
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譭言爲訾切譭言爲人得
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
而禍患至故曰訾譭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謟臣謟臣則海内被
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謟
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
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
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
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
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徃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
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
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
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
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
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
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
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
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
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鄉謹於一鄉則立於一國謹於一國則立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餐疾移切嫌食貌

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餐食則不肥故曰餐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

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蝡蝡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蝡蝡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蝡蝡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蝡蝡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焉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焉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焉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傲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情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温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汚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温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汚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視主如寇讎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哀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

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榮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

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
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
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
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
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厄則慈母笞之故以其
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厄必笞故曰
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
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
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
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
亡爲天下僇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
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
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
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
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
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
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
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
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
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
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
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

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内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

外内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吉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

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故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復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二十

謹案卷十九第七頁前五行其種蕙忍注蕙忍草名刊本蕙忍二字倒據爾雅及本草綱目改

第九頁前八行衣帶必飭刊本飭作飾據古詩紀改

第十一頁後八行問何所趾刊本何所二字倒據古詩紀改

卷二十第一頁後三行則沈玉極刊本極作至據本篇及卷一形勢篇改

第四頁後八行此賤人之所以忘其臭也刊本忘訛亡據卷一形勢篇改

第七頁前一行機杼珪璧不足以享恩神刊本脫神字據卷一形勢篇增

第十七頁前四行異趣而同歸刊本趣訛起據卷一形勢篇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曹錫璜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管子卷二十一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管子卷二十一　唐　房玄齡　註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圍之溝毀矣遠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圍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賚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敗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敗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舉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舉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矣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疎遠微賤者無所告謝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疎遠不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邊利無隱治無邊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待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當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盈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

衆之所忿置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愼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弃之人輕弃之則必困難成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動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愼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

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賛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怨而行也度怨者度之於已也已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愼施報

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矣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阤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亂六攻者何也親也賛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也賞罰不明也非斧鉞也威嚴不立也非祿賞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

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能高貴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衆於日月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明友說凡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凡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凡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

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

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修長存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

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廢天下

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

利利人者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

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

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

者人有書社入啟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發民

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

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衆地無親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

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

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

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

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

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

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雷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

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譽臣不得蔽

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

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

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

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

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

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羣臣

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

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

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亾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求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敬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高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高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

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户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
言聳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
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
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
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
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
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
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内
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
壅蔽夫正而危亾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
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
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
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上則臣制於
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
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户

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說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交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

法以舉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舉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汚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憨慮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舉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察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賢重而求推舉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舉於民舉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舉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交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

是故忘主外交以進其舉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交衆舉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明法曰忠臣外於非罪而邪臣富譽故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敵人主莫不欲也敵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

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欲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賢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

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久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禄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

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
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
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
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
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
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
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粟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
之粟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
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糴
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
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用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
橫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虛
之粟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
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粟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
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
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
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粟乘馬之數求盡也
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
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
纖微而纖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粟不得
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粟乘馬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馬國用二不足則加二馬國用三不足則加三馬國用四不足則加四馬國用五不足則加五馬國用六不足則加六馬國用七不足則加七馬國用八不足則加八馬國用九不足則加九馬國用十不足則加十馬人君之守高下穀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決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關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國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賤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史之壤守之若干閭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童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闕

管子卷二十一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二十二

唐 房玄齡 註

事語第七十一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何謂非數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胥臂之相使也故淮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奏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

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多半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歷也（歷數）鹽百升而釜（鹽二斛）鹽十七銖一泰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十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者之口數而立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之口數而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五十以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十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鋤一刀若其事立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然後耕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鐵之重加一也三十鋤一人之籍（鋤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鋤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彊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彊重其加彊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讎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以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

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之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欲利海內皆然民子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子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稅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王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臨其利途

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錢布幣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

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千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貴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貴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為促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令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擅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歲適美則市糴無予而狗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往歲之糴賤狗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則半力而無子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賤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與萬物並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鎛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蓋蓋家閒之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閒之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

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之君惡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與萬物並平也金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人不就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使人毀壞廬室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人不就牧養也以正戶

籍謂之養贏 贏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户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

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糴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 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 是人君非發號令而收穡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 書飲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飲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 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子食布帛賤則以幣子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穀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以百乘衝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衝處壤削少半萬乘衝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衝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衝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欵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 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

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今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若干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古莫反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

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末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

且為人馬假其食民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貴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具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不可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貴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瓊之牛馬滿齊衍請畝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畝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橫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淮牛馬歸於上管子曰請立貴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貴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所謂未耜器械種糧食必取之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要馬則衆人大賈不得擅其利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籠冪箕勝羸屑糅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貴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羸屑糅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貴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瓊之牛馬滿齊衍請畝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畝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橫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淮牛馬歸於上管子曰請立貴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貴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

所謂未耜器械種糧食必取之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要馬則衆人大賈不得擅其利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籠冪箕勝羸屑糅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貴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羸屑糅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

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貴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

泰秋所謂山澤之所發所禁發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

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具親者服重租小家非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災凶旱水決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千見交紹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儲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臨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準數一上十豐之筴數

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賜里三石粟其次一等損一石粟凡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桑麻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善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啟閉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

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閉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彈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棟筆永反說文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梯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閭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閭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寄舍猶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鬻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而命之

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貲音資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貲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數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篾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

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

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叢在大夫也天子以容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亾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

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 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 則必積委幣 委蓄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益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准耳 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橫 古莫反 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 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

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之相因若春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推之 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下不吾洩矣 洩散也吾穀不散出 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

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
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
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
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
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
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
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

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
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
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
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
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
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
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
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

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
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
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
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
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
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
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
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

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
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
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
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
緣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
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

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凡十人分國爲十凡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子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繅也

桓公問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賢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臣乘馬所謂策乘馬者臣猶實也策者以幣爲策而洩重射輕 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員公家之債若未報種粮之類者官司如要券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制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推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數奪貧富惡由號令然可易爲理也 今刀布藏於官府與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此守天下之數也

管子對曰狼壯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數管子對曰狼壯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員公家之債若未報種粮之類者官司如要券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制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推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數奪貧富惡由號令然可易爲理也 今刀布藏於官府與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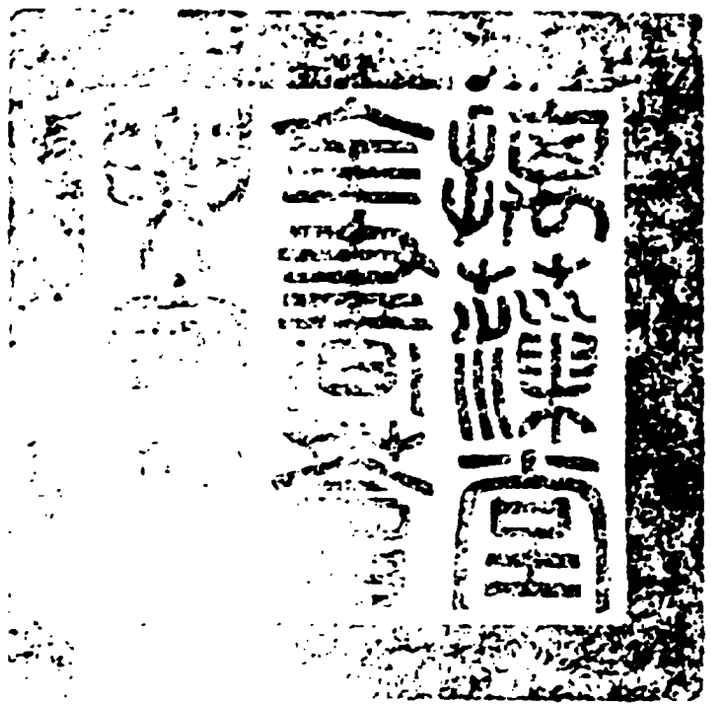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此守天下之數也

管子對曰狼壯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數管子對曰狼壯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園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

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馬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偏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欤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謹案卷二十一第三頁前七行請謁任舉刊本舉訛舉據卷一立政篇改
政篇改
第五頁前八行置不能圖刊本置訛寡據卷一立政篇改
第十頁前三行脩長存乎任賢刊本脩訛備據卷一立政篇改
第十八頁前二行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刊本交訛佼據卷十五明法篇改
卷二十二第十一頁前七行請問官國軌刊本官訛宮今改
第十三頁前八行為之有道乎刊本乎訛于今改



總校官庶吉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張君紋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管子卷二十三 四三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卷二十三

唐 房玄齡 註

管子輕重十

地數第七十七

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

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劒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鉛山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鉛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王起於禺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泲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雜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雜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泉最聚粟舉盡也最子外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

金百萬也衡平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呰鹽百口之家百人呰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沛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觀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沛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衛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衆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

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幦（列大夫中大夫也幦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七亦反）故山林之人剌其猛獸（剌音）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笑陽也壤笑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盜賊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廉於賈

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皆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閉市朝閉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實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怍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實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令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枝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碔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

之匹馬之壞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圍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笑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糧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塗不可獨遵貸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撕民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

國準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準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準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

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

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藏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東枏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走競而積衆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埶此所謂五戰

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仲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倉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倉邑富商大賈蓄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

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鎰之數不得為佗弇焉困窮之民聞而雘之釜鎰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

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杜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軺（苦礙切）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而雞鵠鴞（保音）之通遠鵠鵠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使弓弩多匡軺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鵠無匡軺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鵠之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賽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杜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杜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杜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

所在君式璧而聘之沮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鵠雞鵠鴈鴨彼十鈞之弩不得棄機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匄而弓弩無匡輈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絕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鮑以為敬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墨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蕃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蕃大敗越人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墨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蕃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蕃大敗越人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莞（大曰薪小曰莞）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耕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旺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

百鍾之家不得事轎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旷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蕃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沸火為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食圉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糴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焉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

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筍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薅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絶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耨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令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令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衆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耀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耨耤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竊咸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

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

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新來之靡曰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諜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絶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

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旄（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崐崘之虛不朝請以琱琳琅玕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琱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二十四

唐　房玄齡　註

輕重乙第八十一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仳諸侯度百里貢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沛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之

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犓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本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鎒一鋤一鎛一錁一銖一斨一鉏一鉤一鐮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一釜然後成為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祿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埌諸侯敢鍾之國也睹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埌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埌諸侯敢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欲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于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敢鍾之國也故衆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衆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

宜得而歛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
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
之理故五穀衆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
貸也先王善制其通貸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
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
從聖人故奪然後予焉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强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
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强本節用者其五穀
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强
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
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
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
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
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
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
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
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
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
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
桓公乃即壇而立窮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
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
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
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
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
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劒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
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
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
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
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
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
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
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

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之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堨墝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衛秩次也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窮力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救及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分之曰券合之曰契書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耄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堨墝之

壞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輕重丙第八十二 闕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為壁刻石

刻其齒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壁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壁不以彤弓石壁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壁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侯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

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問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道澤之萌也漁獵取新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福漁獵

之萌也治葛纍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煑沛為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鏤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衛籍吾國閒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鏤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耕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管子曰昔者桀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易謂也管子對曰昔桀人善染練此之於菉純錙緇綬之於菉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菉人知之閩纂此空周且斂焉作見於菉人操之菉有推焉是自菉失綦此而反準於焉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為釜百泉則鎛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鎛鳥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鎛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

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
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
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
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
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
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
衡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
且至溝瀆阬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
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
為之舉大夏帷蓋衣黃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
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
之舉大冬任甲兵粮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
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
此之謂國準
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
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
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
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扱之哉兆國有慟風
重扱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
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
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
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
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
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

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
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
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絃鵝鶩舍餘粻齊鐘鼓之聲吹
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
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減
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
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

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棥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

也言百姓為我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

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

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

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瀆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蟲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瀆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

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蠻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難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賜之以璧

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

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千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堛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逡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

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系未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衍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踐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踐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昔者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腊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壑轂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皇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畜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蓬蟲蟊也齒之有脣也古

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君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纋綺而踵相隨纋謂綺連

績也纋息列反綺丘喬反車轂擊騎連伍而行擊擊也士角反言其東西連而行車轂往來相擊而騎皆超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餧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雘十百穀斗千錢齊雘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

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埽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杓杖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情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苫與柴田相并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苫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

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

管子對曰公責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

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穀錢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雜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竿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求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

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雛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雛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羅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耀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歷歷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幣擩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鑿埵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擅權渠纚絛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

十日之内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斬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毋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忽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白揩玉總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鼜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行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詛人薪蒭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

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弧當弩銚耨當劒戟穫渠當矛鉏蓑笠當枹榼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闕

管子輕重十九

管子跋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鼃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管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讀心術上下白心內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而歎益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摶忒作貣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凡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為凡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偏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為之注者復繆於訓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世傳房玄齡所 闕 非是予求管子書久矣紹興己未乃從人借得之伏而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訓故頗為是正其訛謬疑

者表而發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既又取其間與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卒業焉張嵲巨山

謹案卷二十三第三頁前一行夫王起於禹氏邊山刊本禹作牛據卷二十二國蓄篇改

第二十頁後一行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刊本沛訛沛今改

卷二十四第十三頁後七行斗二升八合曰鍾刊本升訛勝今改

跋第一頁前五行及讀心術上下白心內業諸篇刊本上下訛在白心下據本書標題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永榮

韓非子

〔周〕韓非撰　李贄注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子部 韓非子卷一 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 韓非子提要

韓非子

提要

臣等謹案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太史公自叙所謂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為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叙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

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為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為篇非殁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為收録併其私記未完之藁亦收入書中名為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韓非子原序

昔太史遷之論法家曰嚴而寡恩然尊主卑臣明職分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易也噫嘻有味哉太史氏之言乎夫尚嚴之摯至於廢親疎而貴賤無別斯亦苛矣顧天下所以知有親親而疎疎貴貴而賤賤者惟是區區之名分有以維之耳分職而或相踰越則人爭有侈覬之心其究至於上下相蒙潰敗而不可收拾分職明則人精于職之内而不敢驚於職之外將事必中窾實必中聲而天下晏然陰受清淨寧一之賜何者法令之行自親貴始則疎者賤者日凜凜守法令惟謹不敢以疎越親賤凌貴故夫天下之治每從精覈名實中得之而名實之核舍致嚴其道無繇矣惟是去其太甚使不至盡其所有餘耳韓非子之書世多以慘刻擯之然三代而降操其術而治者十九如漢文所以臻刑厝宣武所以致興隆有一出於黄老申韓之外者乎其它優游無斷而漢祚潜移君子無取焉今天下愉愉懷懷其為

浮淫之蠹蓋極壞而不可支矣使太史氏而生今之世
其焦心蒿目必急欲起韓非而為之一藻刷者倘得是
說而存之庶幾哉分職修明而頹波或可挽乎是書之
刻又烏可廢也迺去奢去甚之微權更化者當自得之
毋徒踵耳食之陋習長棘刺之浮夸令日甚一日而莫
可返也不佞之刻是書也蓋取其言之適于用且深有
慨于中矣豈直艷其文辭也與哉臨川周孔教序

韓非子卷一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
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荊固齊收韓而成
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
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
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
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
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及在前斧鑕在後而却

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柱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蕪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鈍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

不尅而不齊（為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北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攘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攘侯營私邑謀

秦故非諉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燕四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何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夜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

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臣竊為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藩籬出貢以供下人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

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攻其後也則救不至矣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敝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倫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為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名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

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詒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虛處則恢然（恢奴回反奴也心腹虛也而病為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妨恢音灰）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

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閼陛下（閼陛下之意因陳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

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

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詒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秦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閼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

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奸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讒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鼎鑊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

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比滑澤洋洋纚纚有編次也）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韙激意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謟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繳計小談以具數言

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北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而傭故曰鬻孫子臏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闕龍逢斬萇弘分胣碟裂也尹子窪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子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從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從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防外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

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泰襄王晉之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恒弒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貴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為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草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

端（得其紀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因欲雕以揣之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以揣之君無見其意臣因欲揣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賊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有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謬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賢臣之師）不智

而為上智者正為臣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為己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

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之虎因而存矣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拭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惑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懷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疎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疎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二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荊全之時與荊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社稷也而荊以亡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襄（涿方城之邑也）涿方城（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重）而齊以亡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德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睢陽蔡名陵之事荊軍而楚師適師久而老）蔡名陵之事荊軍荊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適師久而老）破兵四衛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公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

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事不可欺以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譽進所以比周若以黨舉官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於下求其虛譽所以比周）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

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也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内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遍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下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哀也家務相益不務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禄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故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為君言也有目不以私視為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也鎒鉏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禄易去七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

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伺危以恐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逆取一時之利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已端易而主尚不能自知）既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故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減也）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

言當用法而察之（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真僞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陰躁不得闚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敝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

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
紕美齊非 紕其健美齊具為非紕音黜 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
屬官欲令之屬己 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
賤 不敢以貴勢悅易於賤也 法審則上尊而不侵則主
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 傳之於後 人主釋法用私則
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
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
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
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
能得之其主而罪之 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之 所愛則能
得之其主而賞之 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其恩而賞之 今人主非使
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
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 臣用罰則民畏臣用賞則民歸而輕君 歸其臣而去其君
矣 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 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

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
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
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 反為臣所制也 故田常上請爵
祿而行之羣臣 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庶也 下大斗斛而施於
百姓 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 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
之也故簡公見弒于罕譏宋君曰夫慶賞賜與者民之
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
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
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
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
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 言名也事刑也言事
以相合則合不可知也 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
以其爭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
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

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賞主亦所以爲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韓非子 卷二 九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內情不效故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已因以篡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好惡則知利其所欲求利君見其存故得以爲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情好惡之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偽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貶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

也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臣賢之助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難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

事不一方而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其能以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訣佞材則辯惠也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爲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不見其采下故素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其事則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彼則自舉之正與彼自舉其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可知也形名參同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人是謂誠信也貢謂陳見也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必有符應之命以命之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之理督參鞫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鞫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已而先唱凡人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敢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命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

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故能均於燥濕君不同於羣臣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生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為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處以賞為之上固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

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為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不與共之使獨為之上不與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道來止故為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上

刑者刑閉內扃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觀庭也八寸曰咫尺十寸曰咫尺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

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設於一事二事

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閒漫之貌凡聽言者欲闇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闇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數奏也唇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唇乎愈愩愩乎唇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為始則彼自為始吾愈愩愩彼愈昭昭彼自離之

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於轂其非之所以自下情上不與之為構也構結也虛靜無為道之情也

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草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

令根幹堅植不有移草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閉瞑雖有所改無為而為也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為其事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事故為道舍

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道來止故為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下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

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為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

刑者刑閉內扃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觀庭也八寸曰咫尺十寸曰咫尺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

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設於一事二事

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不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若地若天孰疎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疎無親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倩靚

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猾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衆而邪滿）故曰母富人而貸焉母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勢聚焉故失其都）脾大於胈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為理）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如臣失神謂君可測知都能為虎隨後以伺其隙）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匿威藏用外收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為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為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虎成其羣以弒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母必見弒（羣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為虎）故曰無主臣也）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謂君君臣臣也）欲為其國必伐其羣（羣為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羣彼將聚衆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既得斧我之見伐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猾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衆而邪滿）故曰母富人而貸焉母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勢聚焉故失其都）脾大於胈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為理）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如臣失神謂君可測知都能為虎隨後以伺其隙）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匿威藏用外收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為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為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虎成其羣以弒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母必見弒（羣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為虎）故曰無主臣也）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謂君君臣臣也）欲為其國必伐其羣（羣為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羣彼將聚衆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既得斧我之見伐）豈有移易并兼之事

囂爭鬬貌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之貪殘者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從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疎木喻臣也披爲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削黜臣之威勢也木枝扶疎將蹇公閭謂臣威權覆主充蹇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圍也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既衆宗室憂唫宗室謂大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凌適子故憂唫也止之之道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公子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衆喻雄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心知其所欲為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美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優謂俳優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側室公子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謂臣欲收大

臣之心辭言為作聲譽又更處置遂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禄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 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 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 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攝故言談論議希布也 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丈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緻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劒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致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姦之同牀也 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姦之在旁也 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 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 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積粟於倉若墳然 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萌也 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察詳其過 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姦之流行 其於勇

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闕之勇無赦罪邑闕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鬬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強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七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亡也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

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搆結令君既不聽則外交之心息矣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

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隳毀也或本為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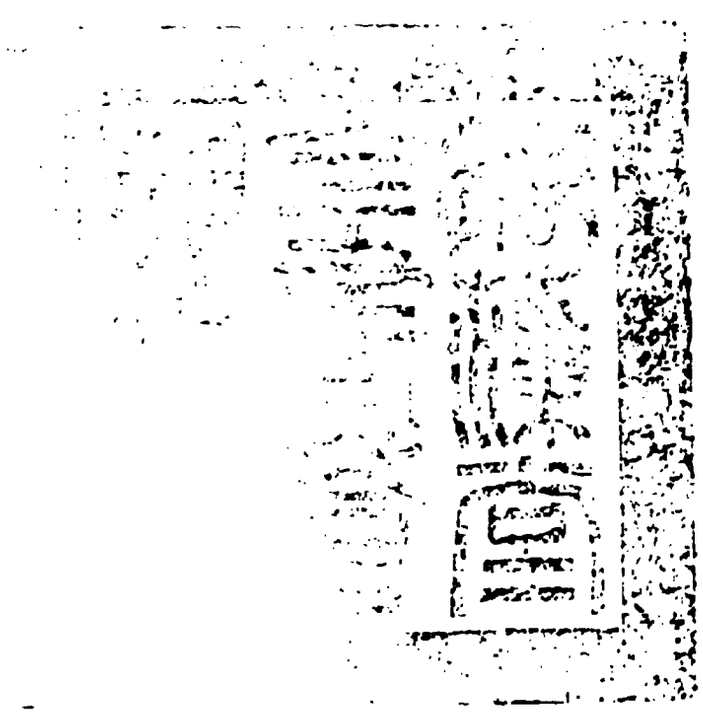
韓非子卷二

謹案卷一第三頁前四行取洞庭五湖按五湖國策作五都史記作五渚均與此異

卷二第七頁後四行得其威而罪之刊本之訛也今改

第七頁後五行得其恩而賞之刊本其訛之今改

第十六頁後一行臣將貴勢逼已刊本逼訛過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錄舉人臣羅步雲

欽定四庫全書卷

韓非子卷三至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韓非子卷三

十過第十

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君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冥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而進之子反曰嗌退酒也豎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

酔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酔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離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尅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邱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刼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消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

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于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試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從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垝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聞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畢方神名也）並轄（並轄浦末切）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驁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

扭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令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與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閒人奇音羈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高楷楚牆之有楷高至於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箘簬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陛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

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於襄子

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恥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

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一作磨其斧迹）流漆墨其上（流布也）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蒋席（蒋草名）頗緣飾之加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憂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恥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子成者矣田子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

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姬而好內豎刁自猒(厭)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

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竝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於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為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冥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戒也)飭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

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隊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吳謂國小無禮晉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己其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

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祐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莅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三

韓非子卷四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主生既以抱王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者無令而擅為厭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擅為厭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己況其餘乎此謂重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令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削除也是智

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寃百官訟寃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寃百官訟寃重人與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故左右為之匿

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則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為罪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使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劒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心以容姦劒之行也是以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

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卑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數理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為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重人與君好同好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當塗之人獨訟而搆寃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賅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為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劒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使以容姦劒之行也是明法術而逆主心以窮其命也是以法術之士欲干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劒矣朋黨比周以蔽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是以蔽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

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賞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大臣專國常有誅君之心即已國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知不類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已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己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既修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辯謂智士辯辯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能治於亂也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聽明令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比驗也伍偶會也之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愚汚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

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詐謀以誑誤於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敢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主與有從之避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污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士民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夫說者有順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致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敷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一有所以明為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猶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喟故所說能當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己恐與同之廉士蓋與之敗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為己忘節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遠而疎遠矣所說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己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

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謀事雖不泄謀說者泛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為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己之心規異事而當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為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知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己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飾其背私之意而以不能順公而加誅也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己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挑謂發揚也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強不已而止必以不詳而興故危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矣間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弘曠彼則以為廣大人以代之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筲彼則以為短人而責重也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愛以為己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也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為試己也含怒之深淺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直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米鹽之為物猜屑萃以成畔解謂傳明細雜之物則謂己多合而猥交之也畧事陳意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言略其事有畏懼不敢具言慮事廣肆則曰怯懦而不盡凡說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怯懦而有畏懼不敢盡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之人顯出

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内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内有存恤之明其人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汚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汚則大文飾之言此汚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自勇之斷則無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困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鼓舌其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傷也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意無拂忤辭無繫縻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

加如此其汚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割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為己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知之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誦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

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道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觸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主之害也所獻之實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壁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為卞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帝道之士所以不見修者則以未獻法術也

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責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大臣太重封君太

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貪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絶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閑冗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甕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則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有勞者不滯其功賞）禁游官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期年而彊八年而莞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彪公法而行私惠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此篇非末所以成其重也）韓非之故得引秦以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

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汚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忠臣得陳其忠而不敢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

矣非不蔽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已視天下不得不為已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利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已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譾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

避穽井之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亡豈不過甚哉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有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法禁可立也治道運乎情情有好惡故聖人之治也賞以勸善罰以禁姦賞罰明則愚智盡力矣人情皆有好惡則賞罰不阿矣賞罰不阿則治道立矣治道立則天下服矣天下服則王業具矣王業具則帝道明矣帝道明則天下治矣天下治則萬物各得其所矣萬物各得其所則生者以壽死者以安矣生者以壽死者以安則天下之情畢矣天下之情畢則聖人之事備矣聖人之事備則天地之道盡矣天地之道盡則神明之德通矣神明之德通則天下之心服矣天下之心服則應化之術神矣應化之術神則萬物之情盡矣萬物之情盡則天地之理得矣天地之理得則聖人之德光矣聖人之德光則天下之道歸矣天下之道歸則萬物之情得矣萬物之情得則天地之理盡矣天地之理盡則聖人之德明矣聖人之德明則天下之道行矣天下之道行則萬物之情通矣萬物之情通則天地之理明矣天地之理明則聖人之德顯矣聖人之德顯則天下之道成矣天下之道成則萬物之情達矣萬物之情達則天地之理顯矣天地之理顯則聖人之德著矣聖人之德著則天下之道備矣天下之道備則萬物之情達矣萬物之情達則天地之理著矣天地之理著則聖人之德備矣聖人之德備則天下之道全矣天下之道全則萬物之情達矣萬物之情達則天地之理備矣天地之理備則聖人之德全矣聖人之德全則天下之道達矣天下之道達則萬物之情達矣萬物之情達則天地之理全矣天地之理全則聖人之德達矣聖人之德達則天下之道達矣天下之道達則萬物之情達矣萬物之情達則天地之理達矣天地之理達

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衰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極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

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永絶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彊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彊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

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

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勢臣未至於餓死擢筋也故刼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四　十五

韓非子卷五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内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宫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待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厭食近利而好得

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恇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

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幸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私祿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偏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抗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辠而弗誅使羣臣陰慴而愈憂懼而久未

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强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絀軍馬之府立功者也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户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諂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堦

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亡亡主之機必其治亂其强弱相踦者也本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水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事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

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己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驚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一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圄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者止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毋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

加也故與人成與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
夭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與不售人不
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
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
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
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
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
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
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
衆事之端相參而觀士無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
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
則復除重復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
借假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
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
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鬻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
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

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鬻之行則法獨明於胷
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
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
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絶望無
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
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
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
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
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
則復除重復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
令所與備人者且襄之所備也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
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
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
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
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然後為忠信不禁三者悖

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濟以事証主主誘而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姤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憼慵惰之民苦小費而

亡大利也故寅虎受阿謗而輸小慶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絶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飾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敗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兵至麓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踰兵而南則鄆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官于吳反國弃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

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偷幸臣徒取則功不等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巵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絶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强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强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

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就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各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功法立私智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從欲安身立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

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謹案卷三第四頁前四行公曰有新按文義係衍文但諸刻本並同無可据删謹仍其舊而識之

第四頁前五行願請以試之試原本訛作示於文義無解謹依下文願試聽之句改正

第四頁後六行願試聽之原本試訛示謹据二十子全書改正

第七頁後一行箇籍之勁刊本箇訛菌今改

第十頁後二行國之不服者刊本服訛亡今改

卷四第六頁前七行言得專授人官刊本授訛投今改

第十八頁前一行非不蔽之術也刊本蔽訛弊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録舉人臣羅步雲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韓非子卷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虚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虚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於為虚也虚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令制於為虚是不虚也虚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虚虚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

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内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内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黄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

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去彼取此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理不徑絶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絶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全壽富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固以久矣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立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

異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强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讐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强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强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讐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强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服是以蚤服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益世論必益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益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

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為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七半日十日則七五萬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七半日十日則七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瘕癰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不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

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唯田疇必且棄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其也

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

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則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之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劒戮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者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

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瘥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爲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

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絶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著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絶衣食之業絶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劒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

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玄作則
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
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
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
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
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
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之而往故曰拔
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
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
不絶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
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
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
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
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
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

韓非子卷七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鷺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未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為足

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汝者癃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故細以遠大者也

扁鵲見蔡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

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裋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宮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貴難得之貨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僨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邱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户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

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
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
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
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於地而不
知鄭人聞之曰顛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
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
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
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
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
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
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
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
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
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
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
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
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
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
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
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
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
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
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
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
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
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
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
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

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太迷是謂要妙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已已見孔子孔子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亦將視之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

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矣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

內智氏自七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名兵疾名兵勞名兵亂名兵君築臺三年令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輒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悅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令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

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紿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
以醉亡天下而康詰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
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
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
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
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
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
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
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
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
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
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
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眯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
惠子曰瞽兩目眯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眯惠子曰
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安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
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犁鉏曰假人於
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
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
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
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
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
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
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荅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荅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名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名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巴西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劒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劒臣相劒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劒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

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凶已凶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聲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

謹案卷六第四頁後四行福本於有禍刊本福訛富今改

第六頁後三行別清濁之聲刊本濁訛燭今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是以故曰按是以下疑有脱文

卷七第六頁後一行臧穫不能惡也刊本臧訛藏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沈　倲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子部

韓非子卷八 九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韓非子卷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跂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猲於押中則與

脇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遲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鳥有翩翩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貴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日售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刺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李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李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矣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

有敗而賢其母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荊王者衆騶妬之因曰臣能撽鹿見王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妬之荊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晉彊不可不慎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為密密十年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噪其母而食之聶臘人乃弗殺

蟲有蚘者或作蚘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宮有璽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璽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賈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賈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也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琅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

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趯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荊王伐吳吳使沮衛慶融犒於荊師荊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荊人曰今荊將欲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荊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納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鼓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以分吳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

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赴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已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鳥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魯人曰真也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荅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惡也

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閼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不能自舉有賁育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

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
愛不親所惡不疎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
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
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
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
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
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
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去饑寒雖賁
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雖
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己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
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
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剌骨
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
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
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
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
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
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
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
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
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
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
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
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
詐偽為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
性為非小得勝大矣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
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
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
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
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
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
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
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責育守道者出懷
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責育守
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
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
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責育不量敵
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責育
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
責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
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
跖之禍何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
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
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
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
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
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
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
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王堂之中而無瞑
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
脣嗟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
以符此責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
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
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

衆人不相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於貴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慊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殼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

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

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舁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貴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貴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

雖貴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上則臨十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金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功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

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録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治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樸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卷八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五曰疑詔詭使疑詭而制之謂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非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則臣壅蔽各聽其所從若門戶然則為臣所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侏儒言竈有一人炀則後人不見此人炀則後人不見此議靈公偏聽子瑕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為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誑以大魚為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耦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殘亡也而江乙之說荊俗也荊俗不言人悉亂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妄據己故更貴臣

妾以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為擁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為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未可信況三人乎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家深澗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致死者也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吏以嚴斷故仲尼說隕霜尼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而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章矣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曾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知其必弱齊王太仁魏王卜皮以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治國當嚴禁人之厚葬不用命者戮其尸嗣公知之故買晉雁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晉雁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之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祿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祿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昝為嘗試申子為請兵先令趙紹韓昝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搆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為姦如鹿之散使人問他則不驚私謂使此雖知其所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驚其私矣驚猶售也是以麗敬還公大夫麗敬使市者不為姦故還大夫而警之而戴讙詒視轀車戴讙欲知奉笥者更使視轀車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商太宰論牛矢太宰說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佯亡以驗左右之誠故必審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羣臣聳懼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吏便得彼陰懼也西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橆豎偽謾橆豎知君疑也淳齒為秦使詐為秦使知君惡己齊人欲為亂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闉市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訓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乎則臣雖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執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舉國既化為一則安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為一故問之無益一曰

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孽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一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致疑之人故亡其半也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疑則大亡其半

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叔孫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鍾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

之而去左右不内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僇此不忝之患也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敵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衛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忝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為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鐵室故曰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

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以防疑則姦絶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傍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刑鄭少年相

率為盜處於瞿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殺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掩翳人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因鬬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

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容之有智能者以

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毋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外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邑名也都鄙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君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

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嘗厚而信罰嚴而必君若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北降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者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黿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

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彗有氣王猶為式乎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也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為哉其所以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為也嚬有為嚬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嚬笑尚不妄為況弊袴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鱣似蛇鱷似蜀人見蛇則驚駭見蜀則毛起然而婦人拾鱷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孟賁鱣鱷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己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乃令趙紹韓咎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不許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其思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思固趙之功也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令公子汜而問焉王令割河東而講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令割河東而講

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為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不獻三城之故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廢上黨棄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亂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亂也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也中傷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立有間無以詒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為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為市

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為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問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遣伺輜車故實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者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臣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者因名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誠割爪不誠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

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胎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胎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卜皮為縣令其御吏汚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吏）以知御吏陰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衛聞王之疑己也乃偽謗樛豎以知之（樛豎王之所愛令偽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己也）

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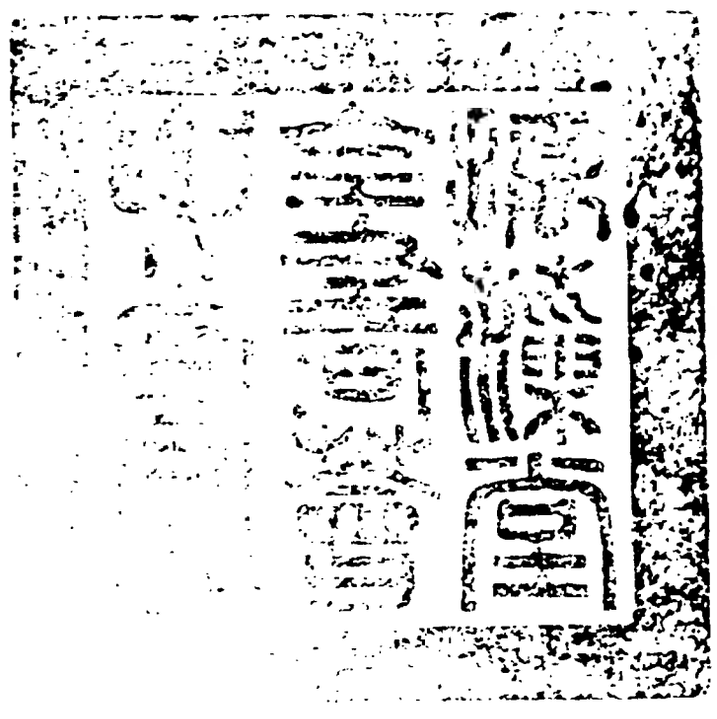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為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謹案卷八第十一頁前八行聖賢之撰淺深矣按撰字疑誤別本注云一作測

第十五頁後三行人主甘服於王堂之中刊本甘訛廿今改

卷九第十七頁後二行不許之貌刊本不許二字倒置今改

第二十一頁前一行因詐逐所愛者刊本逐訛遂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録舉人臣羅步雲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子部

韓非子卷十 十至十二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韓非子卷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疑詔詭使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慷尉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名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祠也故戴歇議于弟而三桓攻昭公公故內齊軍而翟黃名韓兵大宰嚭說大夫

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謼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屠首走故燒匆麕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縚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叅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

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傀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叅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黔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莨死用雞猴而鄒傑盡

廢置六

叅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叅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龔鄴而嗣公賜令蓆

廟攻七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

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壅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鶩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鶩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故與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荊貴而主斷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矣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一云尿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荊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隣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衛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令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荊徵諷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衛將也衛君荊將也衛君荊將也兩國搆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指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齊陽君齊陽君因偽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齊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徵令人殺爰

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悦之夫人鄭袖知王悦愛之也亦悦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悦愛子然惡子之鼻子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悦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郤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為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郤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郤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徼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徼令夜燒芻廐王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

山名掘藥也實問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鞿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中有生肝焉昭侯名宰人曰羹中有生肝焉宰人頓首服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名而來謾之曰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名宰人而誚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碻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誚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為太子

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商臣為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飨江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為之諸侯乎曰不能能為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膰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廆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闚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

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
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
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
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
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
象曰前時王使郤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
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亡乎

王曰然則為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
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王衣舍杜
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
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
勝之
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
榮其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萇弘也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
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
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為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
之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
盡與姓名擇鄶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
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狗若盟狀鄶君以
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
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鄧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鄧襄疵常輒聞而
先言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蘧而席弊甚
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令者發蘧而席弊甚賜
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右傳

韓非子卷十

韓非子卷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突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在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魁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陵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亏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三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謀取庸作

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藩吾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杜之謬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軛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為褻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托慕者國之錘此三仕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緇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子產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涖下且為下走睡卧與夫揜斃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郈君不知故先自僇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魯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右經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

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名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治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

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削之曰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敦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之的與周君為射無常儀的也設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

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
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
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
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
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
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
無益人之國亦堅如堅石之類也
慶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
而椽生慶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
塗此宜卑慶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
輕椽燥則直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
一曰慶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
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慶慶曰材乾則直塗
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
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
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
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
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范且慶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
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
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之故人主之於國事
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搆屋張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

范且慶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
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
為范且慶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
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
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然至
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
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

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三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畴畤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戕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握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

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長八尺基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籧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

黧黑者後之外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外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蓬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攘擾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於河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於河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轄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轄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轄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轄今又曰車轄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褦麾之鳥驚而不射也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瀕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酳則嗾之亦效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

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丈曰難之固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耶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絶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柰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聞其外也已遠矣而

守其内也己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姐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陰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饑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泓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服戰鷹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度以禁

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菹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曰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

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饑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

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莫且至擊汝如是者再

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右傳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趙危生子皋皋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趙危不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為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褒王不知不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屩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屨屩也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褒王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己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必危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朋治內也特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駮行必得所利駮行不負白而駮雜者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駮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屢而矜（後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堂當莊燕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夫為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不如止也）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進所由生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不費金錢用玉璧孱（用玉以魏主用毀故）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為國之害）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跖危子榮衣（盜者子不恥其父跖者兒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所謂媚是非猶是）子綽左右畫（左畫圖右畫方必不得俱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愈至喻温言訓左右愈諂）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以與之故憂也）與宣王之患臞（臞但患馬臞也）馬也

立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貴寵光無節則臣下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失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國怒曰夫忠諫者必臣而又危難於父也）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為鄴令其妹犯法跪之趙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諮也

右經

一孔子相衛弟子皐為獄吏刖人足所跪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

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趴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趴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趴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趴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趴者行步危故曰趴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璜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璜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荊攻魏卯東說而齊荊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為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罪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屨也贏勝而履屩贏利也謂賈者贏利者贏利孔子曰善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慈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年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

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

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也

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孌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孌非一足也孌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孌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孌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孌有一足非一足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虛轒轀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

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屬以履之言所履席太美則更有所費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則尊敬

四鉅者齊之居士屝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内而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禄録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西門豹為鄴令清祛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左右也左右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豹所納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足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棄獨有尾言棄尚有所盜之狗尾刖足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禄録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焉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焉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伥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臣不如寧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五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

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禄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禄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

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

樹

晷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芼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倿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倿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其得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也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

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右傳

韓非子卷十二

謹案卷十第十頁後二行貽僖侯之時刊本僖訛
奚今改
卷十一第十頁後六行握深池按別本亦作握疑
皆掘字之訛
第十二頁後三行此何種也刊本何訛可今改
卷十二第八頁前二行南宮敬子按此下五條經
中俱不著疑是錯簡
第十一頁前八行桓公問置吏按此條雜見非經
文所載疑錯簡
第十四頁後二行鄭縣人賣豚按此條不見經中
疑錯簡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錄舉人臣羅步雲

欽定四庫全書卷

子部

韓非子卷十三 三至五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韓非子卷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安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于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矰而臧獲不乘驥騄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馬

二人主者利害之軱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王庖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聞明主之道在申子之

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媚之決蔡嫗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蜃蛤嬴蚌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賓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饑道旁餓死者相枕而道殣相望也吾恐後世之有齊國者非姜氏也其田成氏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

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猶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後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弒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裔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力太公望至於營邱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叅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

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焉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名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問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立有問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庇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烏斷其下頷馬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也人且臧女女且匿女而無知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鞫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

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
告客以為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
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
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
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
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
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
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
將相子甘茂之吏通宾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
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
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
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
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
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
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
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
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
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即中皆
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即中盡知之於是
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犀首何匄匄也何道出
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
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
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
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
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
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
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
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

此之後欲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也故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牠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問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已者必利而不為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以問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

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為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牠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

執柄擅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縣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縣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戮廷理廷理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

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茅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茅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茅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茅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寵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寵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讒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

疑之所言法之内也繩之外與法之内雖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如是而今也異善媼曰不如吾愛疑矣與媼媼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國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頵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憫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頵頡之將以狗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頵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捭龍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為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頵頡之將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

右傳

韓非子卷十三

韓非子卷十四　二十五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分出亂之類也田恒為園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故宋君簡公亦分園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亦分園池之比也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侯不受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為愛以譬責也百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倭欲發蔬果以救饑人昭王以為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為達法受魚則失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臨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湣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送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己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己況君權可借臣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曰而壅明主之道王國中虎曰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曰逆救言者名辟彊行人以辟彊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救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綱之綱搖木本則萬木動引綱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喬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棓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

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跖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曰勿輕重而已吏不自定其輕重之節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餓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餓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却遂旁而伕造父見之泣猶實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者以轡策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冤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冤也冤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園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園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出冤用威憚馬也故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圍中渴馬見圍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冤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冤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冤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冤用威憚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湯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

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驟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竟逸出於賓中馬退而却笑不能進前也馬驟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毳而田成常為圃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今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泰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遇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遇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閻遇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遇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訣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

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弃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

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
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
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
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
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隱者燕使
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如益也王曰何益
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
而立啟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
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
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
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
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
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襫之
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
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
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
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
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
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
矣今王欲傳之子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
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
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
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
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
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莧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
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
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
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彊周行人

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闢辟疆土者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逼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偏左右拊其本而葉偏搖矣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使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轡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驚驁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固之致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揉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揉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淳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揉故身死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淳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

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玆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玆鄭跼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玆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絶力致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依然而喜曰何如馬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弃之財則人饑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也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問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管仲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鍛在後鍛鉄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鍛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鍛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所以退之也利鍛在後令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

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右傳

韓非子卷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一第三十六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名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縛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名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也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為俗故無復有忠信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

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

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相讓故正也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也仲尼不知善賞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

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容人為惡仲尼謂堯為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

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

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弃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

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
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問使善敗不聞
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
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
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
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赦也安有不
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
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
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
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
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
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
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
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

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
之穴竈生黿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
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
也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令赫僅不驕侮而襄子
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
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
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
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
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臣
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
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
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

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與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

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暴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靡音伐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

之謗已成而郄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為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郄子之得之也（望郄子正韓子之過也）今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韓子不知其過而事增寵益爵是非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貧公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戚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戚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戚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閽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璜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

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弒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鄙鄙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橈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侍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屨賤踴刑多也景公造反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應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為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罔罔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罔罔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倉困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罔罔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恥雪哉

昔者文王侵孟堯哲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

下皆訟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剪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傷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塞叔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非塞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里門也）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戶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舅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

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為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禄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禄而士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寇言苟且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

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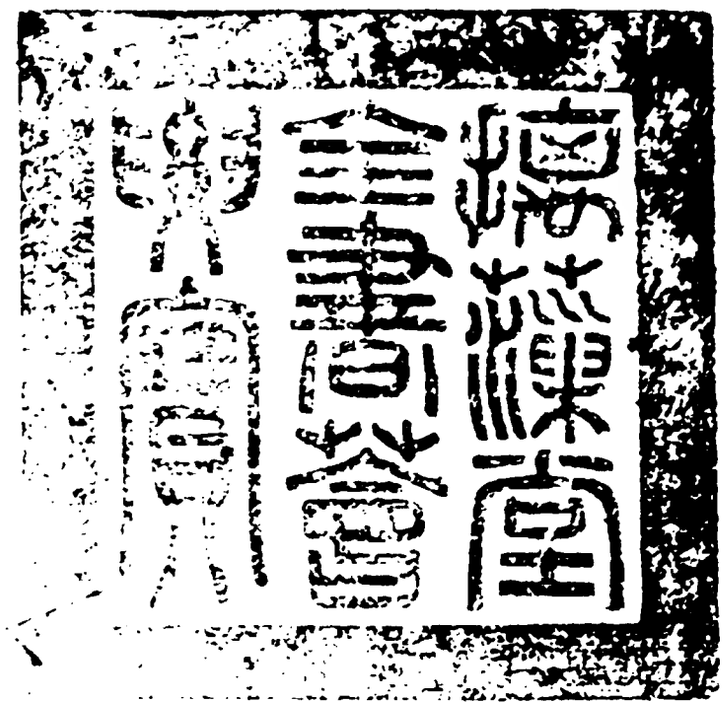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寃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豊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温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温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豊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為楯櫓而自堅之楯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奪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奪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奪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楯櫓親立於矢石間簡

子未可以速去楯檐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
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
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
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
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
道乎百無失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謹案卷十三第十一頁後六行漏不可戚水刊本
戚訛乘今改
卷十四第五頁後六行為圃池也刊本池訛地今
改
卷十五第十五頁後二行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
歸刊本忘訛亡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舉人臣陳紹貴

欽定四庫全書卷

子部

韓非子卷十六

韓非子卷十六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難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麗糊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麗糊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子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

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為讎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或曰齊晉絶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君乃見之

鈎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識言也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為貞不背死然後為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說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為兩國北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晚

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於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地賜與為寢也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

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滅於越魯

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嚭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工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污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

尅己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工雖侈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叱周無叱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叱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貿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明度量恃盡聰明之吏（典主也謂因事而責成之）不察參伍之政不知萬物之化（謂若因龍以治鱗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

一一得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胷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嘗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嘗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害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曰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柸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未慊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有失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

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

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嵫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易名而天下歸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

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叛齊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踈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踈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救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為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救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亹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龜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

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警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樂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鬲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雖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讐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曰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雍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則必危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葅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叅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靈異狀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

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十六

韓非子卷十七

難勢第四十

問辨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

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賢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

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

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騑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弃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

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

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夭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功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劒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闕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

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

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壅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

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

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壅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賢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

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徵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

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饑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威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田齊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皐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為其臣

也皆夙興夜寐早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私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蹙谷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蹙谷誦洧之卑主有明名也若夫周滑伯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芊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額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閻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

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致身死國亡聖主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是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圮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縻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夫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臣者破家殘賢內構黨與外接蒼族以為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為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為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與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而淫說其主徼挾私而公議所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諛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搆黨與聚巷族偪上弒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益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

六人臣之弒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蹶然舉耳以為是也故内搆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内以黨與劫弒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弒君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内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單弋田獵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單弋夏浮遥為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内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召公奭之後也地

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内不堙污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臣者有侈用財貸賂以取譽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朋黨狗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擊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内寵亞后外寵貳政

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而不止此之從而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凡所治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之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今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唸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此之從而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欲行長者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

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士之孤餓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棄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蠱為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攄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

士不得職而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污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為重也而戰鬬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捐障近習女謁竝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窮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詐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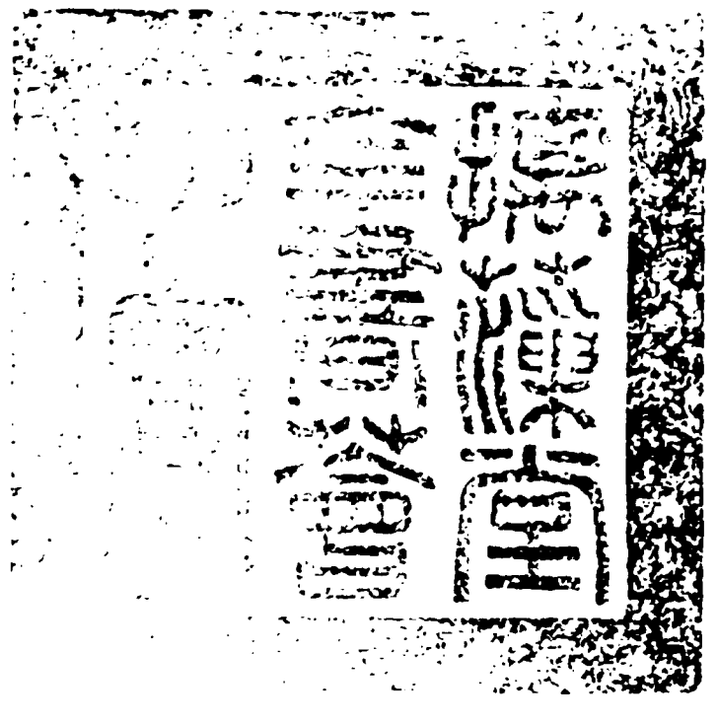
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辭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謹案卷十六第十頁後三行而布之於百姓者也刊本缺於百姓三字據別本補

第十四頁前五行大誅報小罪也者刊本脫大誅報小罪五字據別本增

卷十七第十四頁前八前纆索之中刊本纆訛纏今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親操耒耨刊本耒訛来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宋昆玉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韓非子卷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劒攻殺暴慢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

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譎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弃髮必為之愛愛弃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郤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

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惠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之不甚也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姦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傚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徼小故

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弃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怨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此則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則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驁於用力上懦治則肆於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亦明矣

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以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

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弃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弃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慮處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衆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能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

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産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揯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鉇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揯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鉇不相稱適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貍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橐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珧音堯蜃屬銚音挑銚撥刻削之器也以蜃為銚即推輸也上古厚蜃而撥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難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易而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髮除者傷血肉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者是境内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策也母不能以愛存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

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强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韓非子 卷十八 十二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

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饑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上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

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一曰收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用國也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聽則毋墮壅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不怒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為同者刼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制后姬子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翫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庶子貳嫡也

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權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畏外臣行威物皆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貴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

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失小不除則大誅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繫曰詭詭曰易易均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殫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起亂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罰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於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

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及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為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閨以通未見作鬬以散朋黨深一以警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罪辟

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衷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

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實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

衆籍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令符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閻也上閻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

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讐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者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誹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務為賕賄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非子卷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蛤捾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

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

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腹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讓幼弟可憎猶饟歲之秋疏客必

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閒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鉅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駾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

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跖弃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

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謬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

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執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情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

俠私劒之屬舉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待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冥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

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禄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今境内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

叙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起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内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内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强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强則以外權市官於内救小則以内重

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矯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計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綴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

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捐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弃私家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

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劒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子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水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

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偷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憚也侈而憚者貧而力而偷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偷而與侈憚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劒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鬬不

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而官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子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治不能以必劒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辯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

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衆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衆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衆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衆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矣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之後未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之說人主不言令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

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也）剔首則加痛也（謂癰也）而威（潰之剔瘍也）不剔瘍則寖益（瘍也）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鬬士卒并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欲以擊禹也）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韓非子卷十九

韓非子卷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猶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為臣主退不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

為害耳豈得利哉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亂世絶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絶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偏死而願夭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為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

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者無常者也道也者治常者也殆物妙言治者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萬物之所成也理也者成物之文也故曰道有理萬物有理物有形形有理理有稽稽有定定有命命有數數有道道有成成有盛盛有衰衰有毀毀有反凡理之情物有成必有敗有生必有死有合必有離有聚必有散此謂物之固然也物固然則無可奈何故聖人從事於無可奈何之數而處於不得已之官不得已而動合於數而不得已而靜合於理靜則合於德動則合於道動靜皆合於道德則萬物莫能傷也故曰聖人之治也靜其欲也非以無欲為靜也以萬物莫能亂其神也故曰聖人之用心也靜非以靜為靜也以萬物莫能亂其神也故曰聖人之用心也靜非以靜為靜也以萬物皆無可欲者為忠臣古者黔首悅忘情貌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詷智慧欲自用不聽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三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

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為刑禁也然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戚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威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而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怠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王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劒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挠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

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飾令第五十三

飾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也以九里斷者強既王且強宿治者削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宮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枝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

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

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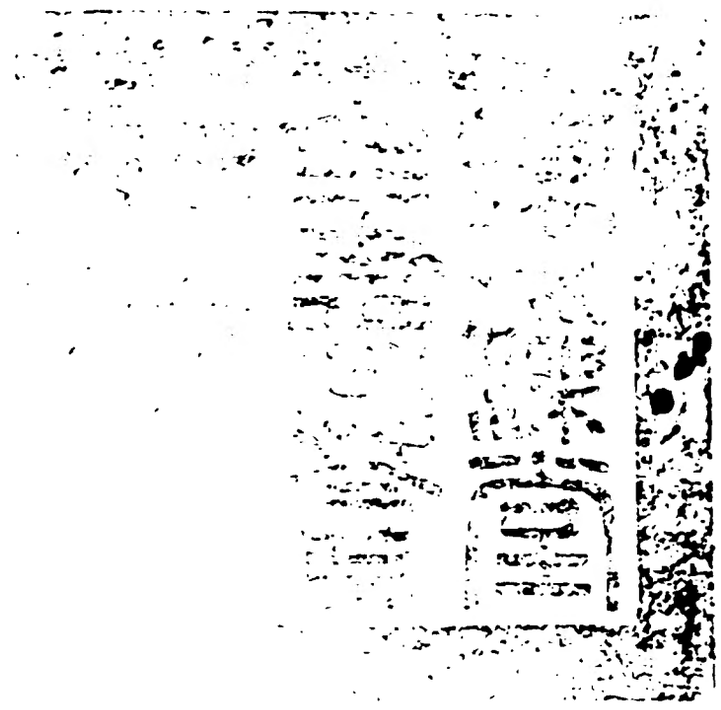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為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幷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為務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徼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關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 同里有罪必相生 禁尚有連於已者理不得相關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關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關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 任保也同 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曰任坐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所謂循約者難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畧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故實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子卷二十

謹案卷十八第十二頁前八行下肆而輕犯禁法刊本犯訛記據別本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八經第四十八刊本脫八字今增

卷二十第七頁後八行以九里斷者强刊本脫强字據別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錄舉人臣羅步雲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管子

韓非子

58

吉林人民出版社